震史記畧 四

仁祖下
孝宗
顯宗
肅宗上

十四年丙子仁祖白鵠南北結陣相戰國城大少石無數移行自相撲擊三
日白氣一自乾方至天中斷轉東方夜白虹貫月思州馬生角大同江邊鴨連
日交戰咸昌恭陰地小鴨羣分相戰○始量田結數田稅各邑一米作錢田米以米
一石不二定半太一石本二定○金汗洪太始稱皇帝國號清○清差龍骨大馬夫大托以仁烈皇后致
祭來後胡及蒙古金十王子致書主上稱以尊汗爲皇帝請與共尊稱臣不絶
和好其實探我國意欲爲加兵也於是三司啓請嚴辭峻斥館學請焚書斬
使鄭蘊請進駐松京振作士氣掌令洪翼漢上疏曰臣自墮地只知有大明天子
今此虜言奚爲而至哉自聞僭帝之說膽裂而氣短寧爲魯連之死不忍使其言
汚耳也請執其使責以背約僭號而戮之以明禮義之大函其首并其書奏聞皇朝
則義益伸而氣益張矣儒生尹宣擧又上請斬虜使之疏龍馬兩使察知之破閑
竝出奪馬而逃廟堂等爲遲怯續遣宰臣乞留而終不聽○以金瑬爲都体察使金

自點為都元帥申景禛為副駐岊嶺初安衛之地列置重鎮至是遷自點建議撤去使
義州移白馬平壤移慈母黃州正方平山長壽兩西大鎮盡為無人地自點往黃州不恤
軍卒刑杖立威或言賊來則怒故人以賊來為諱○春信使羅德憲李廓皇帝中金
汗賞貨令賀拜廓等以死爭之終不免羅拜鄭萬歲閔西儒生上疏請斬兩司文章請
斬德憲(白馬山城)廓(劒山山城)充軍○完城君崔鳴吉上疏畧曰既不決戰守之計又不為議
和之謀一朝虜騎長驅不過休臣八字江都帥臣退處正方生靈魚肉宗社播越到此地頭
咎將誰任此所謂議論定時虜已渡江者不幸近之矣○時朝廷亦責金虜僭號而復
欲通使校理吳達濟疏曰昭闊公論所在雖以人主之尊不能負持大臣之重不能沮遏況以
執拗違君之一檢臣敢與公論相爭乎頃者崔鳴吉以送使通虜之意發於朝廷乃求發對
之曰敢陳詭祕之說上以惑亂天聽下以威制公議安有以不恤怡論專意直行之術導其君
上之乎兩使令啓以崔鳴吉送中福請汚又以國家大事與心腹大臣密議承史亦為作去
之事請削職○十月完城君崔鳴吉劄畧曰今日攻臣之論出矣而舉國靡然不能明臣之

心事者無他一開口則隨人於和議科臼故也臣之心尚不覺和事之爲非秦檜韓侂之誅名
晉近於智而導立臣虜以起中國之禍景延廣之事近於正而輕開虜釁以致覆亡
朱子綱目削其官而貶之先儒胡氏曰即事而論延廣亡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
以晉事契丹之心不能平故慨然思一洒之而不思背信生釁以胡氏學術之正恕其心迹其
罪何哉蓋人臣謀國不存遠慮以致亡國則其事雖正罪不可逃也韓侂冑之伐金可謂伸大
義於天下而先儒以幾危宗社罪之張南軒以復讐爲事而以金不可伐爲言凡論者宗社爲
重而相時度力爲時中之義耳蓋道有經權事有輕重時之所在義亦隨之臣爲此羈縻
之言者非敢不顧是非徒爲利害之說也酌以時勢裁以義理證以先儒之定論參以祖宗之
生跡爛熟思量信其必然畢言於人人陳啓前出爭大臣不自知之者豈有他哉悶宗社
之將危不計一身之利害耳○校理尹集上疏曰天朝之於我國父母也奴賊之於我國卽
父母之仇讐也爲臣子者可與父母之仇讐約爲兄弟而置父母於相忘之域恬然不以爲恥
乎往者聖明據義斥絶布告中外轉奏天朝東土數千里庶免於被髮左袵矣不圖藉者悞

和議降邪議旋發鳴吉劉子許多張皇遂計多斥名賢將爲主和以爲口實外挾強寇內
劫其君是可忍耶疏入留之○大司諫尹煌上疏曰今秋迫燃眉請先發宮禁近習之少壯者次
發宗室百官才俊者次發儒生吏胥公私賤則可得數万人四方選兵亦用此道先發
豪民盛族後及小民則孰不趍從規模如此十數万精兵不勞可得置備邊司送制
之官撤江都之備焚行宮而進駐平壤以示必死無退之意忠義之士不徵自集軍容盛
壯風彩頓變孰是畏約免窠秋以秋終哉○仁川蘓萊山有石自移有兩鯨入京江
交戰而死大鶴自平安道日日相戰至沙峴○十一月使小譯朴仁範賫檄往瀋陽探
虜情金汗言若不於十一月廿五日前入送王子大臣及斥和人則當大擧東搶其答國書
云貴國多等我當從大路直向京城其奇以山城捍我乎貴國所恃者江都我蹂躪八
道其可以小島爲國乎貴國持論者文臣其可揮文筆以却我乎時清議方峻廟堂請送朴己魯
已失金汗所言之期矣斥和之疏逐日踏至体察使金瑬言虜若深入則都副元帥及兩西
監兵使請置重典上曰体使亦難免重律瑬俱及附和議○十二月十日金人大衆入寇十

日渡江都元帥金自點棄城逃走自點始狀啓言賊渡江不顧城鎮補以講和來如飄風盖
邊臣狀啓賊皆奪去故朝廷漠然不知十二日賊報始至中外大震十三日設行江都右相李
弘冑薦金慶徵爲檢察使李敏求爲副張紳爲舟師大將上問金瑬曰卿子能堪是任
否瑬 對曰慶徵雖無才能全於捍守曷不盡力乎廟議皆以江都爲萬全領敦寧尹昉
禮判趙翼奉廟社主承旨韓興一陪世子嬪元孫兩大君及夫人先入江都起復沈器遠
爲留都大將南銑爲督畫使○上將幸江都李時白曰有足之寇其行如若縱令至江
都難矣上下猶豫未決体府遣精騎五百據阨都監哨官李興業領馬步隊千名出禦
於昌陵盡沒於賊日晡時胡將馬夫大領鐵騎數百至弘濟院上率世子出崇禮門將向江都
聞報入城御南門問應變之策鐵山府使沈如海杖劍前對曰賊犯境二日而已至軍馬必瘦
渴願得精砲五百迎擊之天寒以其間可達江都矣衆議難之崔鳴吉進曰宗社存亡在於呼吸臣
請以單騎往見賊將問其敗盟之由虜若不聽則臣當死於馬蹄之間幸而接話則必緩其鋒矣上即
入南漢以觀其變遂與李景稷持牛酒而往訓鍊大將申景禛曰臣當以手下兵捍後願殿下直向江

都金瑬曰不可乘危請幸南漢鳴吉到議見遇賊將駐馬詰其渝盟動兵之端故爲拖引説話至昏
晨馬胡曰貴國渝盟更爲約和而未悉後見逆故領兵自衛也不意貴國人民分潰主上播越寧甚
不安今若堅定和好遣王子大臣則當自此還爲盖以順辭款之待其大軍之至也於是上由水
口門馳向漢江上下倉黃士女顛倒哭痛震天氷渡松波昏里到山下有野鹿行路黃門曰此
吉兆也上問其故對曰頃年至濟州時亦有此異故知之矣更大駕始入南漢城百官隨至
者僅數十人大臣諸臣皆追之矣夜分鳴吉還以虜將問答啓上金瑬李聖求請幸晚
江都○十五日上從金瑬計將幸江都鳴鷄駕發雨雪風寒氷路甚險不能着足上下馬步行
數里天色尚黑王步蹉跌東傷未寧不能行以方席奉還至南門始乘輦還城內後聞賊將
已伏兵邀路是日停駕天意也遂定守城之計令諸大將分守躰使居中號令訓鍊大將
申景禛守東城望月臺摠戎使具宏守南城御營提調李曙守北門守禦使李時白
起復守西將台御營大將元斗杓守北城水原府使具仁垕守南門呂州牧使韓必遠利川府
使曺明勗楊根郡守韓會一砥平縣監朴烺分守西城坡州牧使奇宗獻領兵數百人援京

外軍摠一万二千餘人扈從文蔭武二百餘人扈從官僕三百餘名在城都合相金瑬左相洪瑞
鳳右相李弘胄吏判崔鳴吉户判金藎國禮判金尚憲兵判李聖求刑判沈詻工判
具宏大提學張維管餉使羅萬甲廣州牧使許徽城中見粮皮穀一万六千餘石米各
穀四百餘石銀七千六百餘兩醬三百餘甕鹽九十餘石甲二百二十餘部火藥一万八千斤皆
李曙所經紀也松坡及古邑倉藏穀俱爲賊有故粮三合以下一時七合米五合每日分給三
品以上奴三馬二六品奴二馬一七品以下至將校奴馬各○備邊司啓京圻監司徐景雨不知
去處罷職以李溟代之○十六日清兵大至圍城崔鳴吉李景稷言虜之三件事定奪外似
無他意矣金瑬請急遣王子大臣乃以綾峰君偁爲王子沈詻爲大臣如虜營款和詻曰我
平生言忠信蠻貊不可欺謂馬胡曰我非大臣乃假御綾峰非王子乃宗室也稱曰詻言非
也此宗大臣我乃王子也馬胡即爲還送曰必世子出來然後許和金瑬洪瑞鳳金藎國李
聖求崔鳴吉張維洪霶尹暉請送東宮且請斬崔鳴吉請罪欲送東宮之人兪相
金尚憲處幾鎭伏軍于義昌君珖請对曰今聞王世子出送虜營之言臣不勝驚痛寧欲

自決於殿下之前國之元良亦人君也莫着人臣以告君與賊者爭誰為殿下盡此計者臣願與其人同死於殿下之前因發聲痛哭上亦泣下東陽尉申翊聖請對曰王世子八送之說誰為殿下盡此計者猶不見宋事乎欽宗先被執而徽宗繼見擄臣自十三歲為先王駙馬受恩深重忍見萬兵周立城堞執王子送賊耶臣當先劍斬首事者之頭手執世子之馬鞚同往矣上曰廟堂之言不如此卿亦誤聞矣雖欲有為廟堂皆醉奈何翊聖曰何不鑿去醉廟堂而用不醉者乎○十九日上巡城金藎國請對曰若遞吏部時三道可通賊無看定官員金瑬曰城中虛踈不可出兵不從○元斗杓出戰斬六賊具宏募壯士斬二十人○太學生羅從與典牒鄭信國朴潛義奉五聖十哲位版達行在權安於開元寺進士來者六人設食堂○上問羅萬甲糧餉可支幾日對曰可支六十日若節用則可支七十日矣馬太則一日給一斗而百官奴則減數給之今見存粮一万四千三百餘石而所養者馬草也醬亦二百十甕矣○二十三日上御北門督戰四營各有斬馘○二十四日大雨上與世子露立禱天衣布袍盡濕有一宰盡言此賊易與耳願殿下勿以紬衣錦衣人為將則可以戰矣○

漢興寺僧進白紙四千卷山蔬眞菁各一石試下備局議者分給宗室駙馬開元寺僧進
淸蜜三斗以兵賞給○二十八日使李舜男持生一頭酒十瓶往遺汗營汗謂曰汝東方人
道界我國百物惟我所欲而國王方處石穴兩外不通從臣飢餓從人欲進物恐角
王不受故未果也還爲持去以給飢餓之臣卒且曰皇帝今明當到云○公忠監司鄭世規
兵使李義培全羅監司李時昉兵使金俊龍慶尙監司沈演左兵使許完右兵使閔
林等將兵入援○二十日淸汗渡龍灣○北門出戰大斬獲○以兵亂姑停各陵享祭宗廟
朔望祭○公忠監司鄭世規領兵結陣於險川上距雖三百步李義培入竹山山城畏不敢
前世規進軒院進薄淸壘丹山城賊自高峰壓倂一軍敗沒尼山縣監金弘翼藍浦縣監李
慶尙全羅察訪李尙載公州營將崔震亮皆死之世規逆於絶壁得脫○賊入南陽執府
使尹棨迫令跪大罵曰頭可斷膝不可屈賊斷其舌亂刃而去○二十九日体使出北門進入
將旗鼓出銃手三百餘名緣山麓賊誘之下山從馬突陣我軍散亂未及放砲瞬息之間皆
爲所蹂別將申誠立池汝海軍官李元吉等皆死体府免所歸咎托北城將元斗杓不救

將其中軍官以從史無上賊之意○一日留都大將沈器遠伏誅器遠稱病臥在京門外
斡旋之計通書物件之様書三月十二日為賊所告器遠與南汲走入逆謀山中未得不出上○上問
李時白等曰汝等倘知何對曰臣受侍遠初已為兄弟之請於休府到得隱也今公爲計請合謀反其德
也又不許臣 受逆事臺諫若干柴等而司令臣 亦無奈何休府聞之大怒與從事令臣將
白狀之亂與時白畏怯無限也○時賊中首魁皆貴大臣徃其禁諫於中以武沼得能進與下龍
余會命守護中上不解衣食朝夕御膳只一器羹也○賊將沈上見之元帥孔有德而又初給餞
十五年丑正月一日清帝十六年孫於淸書張威馬龍胡曰皇帝非小出來還觀山城補清補帝非
我所知侈宿者也○三日淸帝國書皇帝國之姓度僞言朝鮮不要自今後甫自許通朝
曰有國以奴賊稱我是何心也我之行事光明正大誰敢為賊乎乃皆賞賊所書曰大朝稱
朝鮮國王書出道侯上端賊等先行四拜禮後受逆金書曰朝鮮國王○三十日天使
國見說仁聖之帝言羅万甲言不來張維曰講和而後各回了無已計之禮當以和為初得
矣部從之其言撲卒鳴吉以其卒之意為主今崔鳴吉以其言甚矣公與同參去崔鳴吉

守爲万全罪人不忍置君父於必死之地耳○平安監司洪命耈兵使柳琳進到金化琳先陣
栢田命耈欲合陣琳不從栢陣未成列賊大至麾下勸避命耈叱之曰吾何忍以圖後逃命遂死
死麾下死戰踞床不動身中三矢而琳不救○忠淸兵使李義培慶尙左兵使許完右兵使閔栐
分左右陣於雙嶺時極寒士卒凍餒虜先犯完陣完軍不戰自潰仍赴栐軍軍中失火大驚
乘遂大潰二帥俱死監司沈演後至聞雙嶺之敗踰嶺與倡義將全湜會于尙州之間有
訛言賊至監司以下皆遁走○全羅兵使金俊龍進據光敎山殺虜將白羊高斬獲甚多
賊大至連發虎蹲砲矢石如雨而陣不動終日力戰至昏賊鳴金收軍俊龍謂諸將曰矢
盡粮竭明日再戰則危矣遂決歸大軍一時潰散監司李時昉聞之以兵附中軍[illegible]
收散卒馳還俊龍殺其□長胡不進之罪時昉與朴遂反毁於上鳴吉極言前後戰捷之
功得免○十八日洪瑞鳳崔鳴吉奉國書往虜營金尙憲裂其書痛哭曰先大夫有名於士大夫
台胡忍爲此鳴吉曰台裂之吾輩拾之耳李聖求怒謂尙憲曰台從前斥和使國事至此台可往
虜中矣尙憲曰吾欲死而不得若送虜陣台監之賜也○虜犯西城李時白擊卻之虜[illegible]

雲梯而得前西城巡更官傳官大呼賊至時已四鼓諸軍逆戰亦虜入登者甚衆亦有
祀東南城中衆復與其衆苦戰至曉斬獲甚衆復上賜酒時已平明將佐登城奏凱旋守相賀者本
榮諱西城爲先○都元帥仝自興領忠西兵及御營兵千餘人援到包山遇賊兵衆上
退退自興單騎走出上從事官鄭太和江陵縣丞王遂出北來于待御之際御營軍士戰殁
虜兵死亡過半自晡解去自是乃平御營軍到遂除元帥沈思遂及諸道兵使出得
餘日閉下城之郭始前進○副元帥中崇復守鐵倉城師圍之城偷不可渴爲解去黨額
爲權運去城虜復至孽子之生擒崇復置道明遠王軍中互相親悉其教諭于不上祀對決
○將奚今其富介和人韶以待又未決於是中崇誅其黨元年杓及沈尚使風尔宣下
將去乘謀諭闕請出徐州和人全入攻洸盟尋乘吾寺行遂職證責之特中張目戲怒而
府曰今以是才畏之人今非其罪德輝從出達言上令追論而退惟守御史李時白所領不動
○時唐鄧特江都爲保障金處盡以今相現王孝才爲都檢慕侯李政亂以兵到郵兄之第焉
副檢使兪以右制節風之子爲從事官虞候月爲金湯無止非御日其觀設酒護衣

奉楊樗大言曰以為部休寀既為部檢寀辦國家大事非吾父子所能大局以武有虞
則執巖下使不得問曰尹寶舉賄生員之曰新聞即以盜酒非時虔徵整之反覆此辭庠
啖分司欽承從海道巡列邑督曰戴三南散卒欲承一日許晶吃大臣真見一欽承不得已成飾大莊
嵩藏家屬大臣聞而大駭曰安有率眾春守巡督乎此輩徒喃喃不如不從欽承意不在惟忠
清水使吳晉昕是赴鄭泊于燕尾汛通津府使金題馳報賊援三江寇封戍退者收船戍退
並車其意在於江部虔徵大哭曰江水尚堅安能從此行船乎又報賊以寀艦截船戍以並
東截小舟從下車串夜來將虔廣徵以挽亂軍心將斬之一甲串把守免狀紛紛羣至廣徵始
有懼色今從事官李一相林宗卓分給葉尼筒三四道符乃出陣鎮海樓下兵不滿數百
皆是空手務言休府軍器山積今既不用更待何時虔徵曰此軍器乃父親所辦吾敢往
用手賊在追邊放紅夷砲群雷震天地虔徵走馬入城從子賊寀追張俸以水淺不能運船推
肯而已晉昕自燕尾汛至小艇下甲串力戰身被數槍創猶不敢晉昕呼曰汝受國厚恩
何忍爲此吾將斬汝矣神跪不動鄭提趙宗亮以其將進神鳴金退軍賊船向龍尾見無備

白鷁一艘既無蔽海而來御舟據海中宮資名舟子推至與世見元孫已及度盡神奇矣
艘而進擄宮闈事急從宮人仁徐偉行付元孫曰吾與大君同死爾安吾當護元孫仁
花元孫而出間先救來國澤從仁爲寇賊追急之乘馬登之行船來到兪桐同康津鐵將
請見大君及大臣見此有與入虜陣使之拜從不屈留九日遁出擄宮從從而入吾與大人
火藥樓船渡江直向南漢領中樞金尚龍在南樓火藥積上月前亦走從同死尚龍曰
公奉而主來可處死此起去尚龍脫上衣付從者故傳以是爲吳全孫無孫歸長孫尊
不去命取烟付來遂從火藥櫃中入與樓俱飈騰空都正沈誢其從東來乘舡避亂
國破家亡生復何用吾旣道既宗社亡大無可往矣臣今一死以報國恩遂整朝衣顧語家
夫人曰夫死於忠婦死於節潔身同歸死所甘心遂相對縊死○前判書李尚吉謂子
弟出避他處還入城中自縊死鄕長尹燧前正言李時稷司僕主簿宋時榮白主簿
今日豈料見此乎時稷曰吾非諫官人書告人今見大年拘攤臣子尚可生乎時謹爲訣子
書付奴頭所帶印付小吏即自到將稷作書遣子曰長江已陷北軍飛渡醉時作御

背國偷生把守瓦解不然皐閔瞻役南漢旦暮且渴義不苟活甘心自决殺身成仁俯
仰無怍愼勿傷生歸其遺骸吾有老母縮伏鄉谷沮而不遂臣臣所願在於其述亦
自刎死前監司鄭孝誠同知鄭百亨參議洪命亨及第李士蔚相皆死之鐵串
僉使金得男戰于富平中矢死夫人死者金瑬李廷臣李聖求韓浚謙尹昉
奉夫人皆死之當賊渡江內官告鳳林大君曰張判書大夫人在此大君曰彼不將
母吾以孫婿奈之何寧速投江還○右相李弘胄持國書往稱臣稱陛下賊
怒以不出城不送斥和臣還送書國○二十六日夕江都城陷之報來到始決
出城之議以執送斥和人尹集吳達濟洪翼漢等為定禮判金尚憲請討
曰豈聖意忽有此事乎君臣上下相守一城若蒙天鑒或有可為吏參鄭
蘊上疏曰臣聞昨日使行稱臣云若稱臣則君臣之分已定將唯命是從彼
若有命其將出城乎其將北行乎其將行酒乎天下安有不亡而長存者乎
天無二日民無二主鳴吉欲二之臣不能容於同席聞諸正鳴吉賣國之罪

○李知曾奉國書往清陣僞爲甲李家與入陣見守之義上下感歎令書
設韻賊文書嘗燒鐵金尚憲自謹傳人設解鄭蘊曰寧可亡國以君降虜吾寧
剄之自刺刃沒服中上令御醫往療令毋死○金瑬請以所知臣金尚憲鄭蘊
尹煌父子尹集金壽翼金益熙鄭雷卿李行遇洪瑑等十一人出送難於厥命
洪瑑以爲請斥大司諫朴潢謂瑬曰送敵人可以塞責不須至十餘人其尹煌此所知
此非罪也令送兩人亦足不忍瑬曰廟堂諸的可送如令吾則吾何多請於是
鳴吉與武臣李英達領其尹以去二人入辭於宮上引見曰爾等以予爲君以
至於此予何爲懷仍泣下對曰未存至此臣等尚以不死爲恨今得死之何憾焉
上賜酒慰諭揮淚而去○三十日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往虜出城節目○
是日吳達濟尹集往清陣汗親二人于庭曰問爾等何使兩國敗盟乎達濟曰
我國之於大明臣事三百年不知清國只爲扶義安得不斥乎更無辭惟願速死
○鄭蘊縫腹而不絕上殿劄曰臣之自決正爲不忍見殿下今日事而一縷三日猶存臣

寶麾之嚆吉使臣下出降虜將庭易其日君臣之義已定從求哥國實此後之大明當
獻天朝決不可許助攻工師大明於我有父子之恩虜亦知之敵子攻父有關倫紀虜雖
志猶必不強之以此爭之每得呼於天下後世幸甚乃歸故鄕里◯是日上與世子服藍
戎衣從官與於五百人從西門出上黃至將下行三拜九叩頭西向坐諸王之右設酒奏
樂以餞虜話曰主上勤苦山城故以此相謝矣酉時令上還都◯王世子嬪宮鳳林麟
坪兩大君夫人將入瀋仍留陣中三公以老病不能陪從上賢乃以李聖求為右相令陪
以聖求有才智乃以春城君南以雄假卿隨行◯三月六日上幸城山見九王八日世子
發行嬪宮侍婢六人大君夫人侍婢四人陪從重臣南以雄大司諫朴潢金南重陞
秩為賓客南重頤朴篡為代武官朴宗一李趾馨韓德黃一皓蔡裕後衡
善曹文秀兼李命雄文學閔應協兼時楷司書徐祥履鄭雷卿說書俞棨
李檜桂坊徐擇俊梁應函許億金漢一李昕鄭之虎李獻吐成遠姜文明司僕主
簿鄭以重宣傳官魏山寶邊有具鏊部將閔挺醫官鄭柟壽從行◯清汗辭

兵上表出東郊送之汗恐我國之非常創從衆國各頭其將號退休曰朝鮮三南中稱大人名
剃頭並生從亂如此則借此數千或為當剃之逆上之在
圍中旋半佛堂似有人伏席而問覺視之即提古說不足至之有兆合◯都元帥金自
點從器遣副元帥申景瑗江原監司趙廷虎等諸道監司俱並命會于西日與歸路堵截
配論江都失陷命將張紳張紳稱寃不結案使之自盡令金慶徵賜死逆慶徵情
邢哭晉州兵曰哭則免死分因治縣晉所其孫入告寃之永定罪乎錦湖雜異請伸不得已
昉付處敕米安置命贊行在所謂東府會盟之進綱曾請洪瑞鳳付處門處◯立清人
勝戰碑於三田渡其文略曰漢水三田之渡皇帝駐蹕之所也爰命水部就壇所增而高
之伐石而碑之垂諸永久以彰皇帝之功德直與造化而同流也豈特小邦世世永賴抑
亦大朝仁聲武誼無遠不服者未始不基于茲也雖摹天地之大畫日月之明不足而
彷彿其萬一李景奭製呂爾徵書改造列聖神主江都之難仁順王后神主見失又定主傷破又有
畧傷主六位上親審仍埋之位並令改造凡二十九位◯清兵破椵島天朝總兵沈

世魁不屈死時清將馬夫大駐兵師以證五十艘夜半潛渡錦島平明入城彼此砲射大
作下陸持戰漢人守海岸者盡被殺世魁知事不濟躍庭而望馬夫大罵使諭降不屈
乃送錦殺之漢人千餘死戰終不降漢人前後死者四五萬漢人大罵曰天朝於朝鮮有
何負且與我兵共殺漢人甚於奴賊故也○四月始用清崇德年號傳曰吏曹書崇德
吏判崔鳴吉也 户曹書丁丑 户判李景稷也 禮曹書崇禎 礼判姜碩期 外方亦然其意雖出不願愛國故圖
知悉舉行○上臨慕華舘犒饋賜金瑬申景禛具宏李時白廊馬其從諸將論賞
有差扈從百官賜秩李俊守操軍人各以一技赴庭試右議政崔鳴吉上疏略曰朝廷
者四方之紀綱大臣者人主之腹心抬閣者人主之耳目使股肱耳目各職其職者
乃腹心也然以國家近規觀之雖才如管葛望如王謝無展布之路何者當事臣
而大臣失其職避嫌疑而抬閣失其職殿下如欲變通此等弊例宜在變通今之備局
郎家之權盛而事多留礙臣謂易其稱號如古中書樞密有司堂上擬望受點他
堂亦於政目下批則體通尊而事有法度國事可濟矣小大除拜皆出於郎官之手

故銓郎必爲爭之地此乃黨論之根柢也若不通革此規黨論無時可息朝著無時
可靖矣古者始用言事之人〻皆盡所懷而忠佞枉直判爲分別今者始用論一切事忠
求合同一有不合退避相繼起使不得發其口非負昏痺無事亦能言善補於下何可
盡其爲言遂其事不得不避避者或上有所顧旨或被人作書以情或遂以循公議〻許其
出則不必非避今日所陳乃是矣遂遷禄例銓以日言下面定設處之上嘉納之○陞廣
州牧爲府尹以平安道可兼管餉使○始諫屢請安置金壽尹蓍命則出人啓遂寢其
避退中金尚憲不從寓請并從寬措於天朝都督陳洪範歷陳小國情節遂落
啓事〻

十六年戊寅冊王妃趙氏○南華始於南漢成於日本戊午同知未成國張維篆先嗣
之名曰良殿其男金尚容至於迹前後道至是遂行園中○以右相沈悅爲領議則
○新豐府院君張維上疏請令其子從服時宜者後居喪者遂士大夫有依田同
居維御以爲失節之人不可爲配其時遂後陳疏雖鳴言以爲如此則必多恐女

邊防著○命備局諸北兵使○命立溫王廟於南漢
十七年己卯禮曹請以小學諸通依經傳例十人許赴會試從之○設七百出身從崔鳴
吉之請也○八月御營廳請以本營軍一千一百為一番三年十番從之○拾諫掛請朴啓
榮李烓以金尚憲當南漢出城僵臥不出以資容不從東宮北行請從處鄭蘊自置其
名不顧分義請罷職上既不平金鄭頗入其說命削奪尚憲官爵吏判李景奭言二
臣所執乃堂堂正論何可罪之願平心公聽勿使偏蔽○命相崔鳴吉奏曰大綱大法
爲邊守先王之制其可變通者常隨明後時之歎亦必更張大典廣而不行當講習而
申明上曰善○慶尚監司李命雄啓請行大同法棠李浣發五千兵往赴之至登州寨
喻意都督軍門至北汛口與都督兵相遇終日交兵兩軍無死傷我卒二人浮海為天兵
所得翌日付封書還乃皇朝所賜備言壬辰東征恩之厚目今危迫之勢且有傳檄懸以
來令天下封為西虜等語虜業示挾中之意浣曰其於貽誅本朝何哉清兵欲以我師破
錦州衛仍驅之渡入浣故使糧械窩塊舟楫傷破十餘日更令前進登萊浣以艦傷

驛之以死拒之汗曰然則遣鄭漢送還使歸還○金尚憲上疏曰自古無不死之人無不亡
之國死亡可忍從逆不可有說於殿下者曰人有助逆雖父母殿下亦當討之則以王
法臨天下之道也今之謀者以為禮義不足守今若未見窮義忍為此事縱不顧天下
後世何以見先王於地下亦何以使臣下盡忠於國家哉
十八年庚辰司書鄭雷卿死於瀋陽當世子北行自清請從至是我國逃叛於清者鄭
命壽欲盡取其半人有出來本國將銀貨錢米之事清人將殺之雷卿與司書金宗
一遂與漢人投虜者結約欲因此除去鄭命壽金石等備書命壽罪狀龍胡大怒乃反
其說因雷卿於刑錄殺漢人與謀者事將不測世子以家人不可告報今因在館諸臣備
卿特當之臨刑向本國拜辭君親寄書其兄曰罪狀于儀貫日之忠當無其禍免陷
林宥渡月之計親極其寃與說史善名危同被害清人仍以此詰責以不知為罪令
來宗一亂逆論）四月司錄趙絅上疏曰十条一無忘南漢以自强二無忘廟社之辱以
復讐三無忘天朝存造之恩四無忘先王之言以全國本五無忘天戒六無昵近習

七名私奸不別賢邪八著宗蓮將九誠信交孚十接百姓留中不下○世子自瀋陽歸
覲尋還○先是令相洪瑞鳳以不遵山城約条李顯榮以主用人申得淵以防營為夫
朴潢以千與鄭雷卿事為清人所喝俱對灣上得淵脚於龍胡之嗔責見鄭命壽而
哀乞命壽曰若言積誘之人則可生得淵書給李尚馨曹漢英蔡以恒三人使亶程
到灣龍胡詰問尚馨曹漢英蔡以恒三人使亶程員人而入隨其問答偃卧不屈梧
木道等相顧曰最難老者拘囚瀋陽得淵亦因命壽本殷山官奴潦何之說被虜
為通事居間用事從虜本國罔有紀極
十九年辛巳大提學李植上疏言宣廟簡策甫雖等自加誣筆是非顛倒請釐明
與奇自獻誣宣言作同一姦軌請使博古之臣依朝宗朝著述裁之史局從之○平安
監司鄭太和請依松都例設陞補於本道許之○八月光海君卒於濟州丁丑自喬桐
移置濟州上聞訃輟朝素饍礼曹啓自此上一次舉哀百官變服會哭大臣啟自
內舉哀哭式一通而百官變服不可輕議乃命蔡裕後率郎官中使護送所過道路陪

行貿獻違都承旨韓亨吉致祭於中路禮曹請以王子例葬之因言凞葭鶴其子女
俾主其祀延陽府院君李時白副曰伏見禮曹以光海例曰約久人心謂敵下反正則
遐佳人君之慶在失人心則真可慶也耶遜位二字豈可用於今日之反正乎光海自
絶倫紀得罪宗社特一獨夫耳今其死也矣宋服厚禮謝有何不足而必待以君之
喪何猶俾白中做於何禮百官裘服會哭行於何長必識必醒之誰用於何地矣伊
呂周召大聖人也何不以禮此用於翌與對之喪乎然則今日之禮官反愈於伊呂
周召之賢耶請拿問禮官以定國是答曰禮判事當在從厚斷無他魂耳○以柳
琳柳廷益為將守鉒季一千五百又發御營軍往戍錦州衛○十二月清虜追金尚憲
曹漢沼漏上初尚憲等到瀋陽質可　王與刑官三人及世子詰問尚憲討拙前且曰爾
國事以吾言不爾若有之耶辭氣澹邁郎命言赤致敗覺其可王與刑官相顧曰金也
眾是望哥哥嘖嘖不已望哥者清語極難之稱刑官曰四人之罪當死請人辨訴
其黨尚憲曰所刑當死之人雖袁乞得生乎罪止自君清人辭以金判書而不

名至是尚宗病甚貳師李景稷遂密陳東宮注復胡將乃許令拘置于義州
二十年壬午月本道使臣請崔稿及詩文為其祖祠額曰光山誇耀萬世上命義昌君
珖書額曰日光淨界李明漢序李恒福崔鳴吉洪瑞鳳申翊聖吳竣李聖求金藎
國等作詩以侑 ○ 殺前義州府尹黃一皓初義州人崔孝一有義氣多戰功一皓置之
幕下一日盡賣田宅率妻子浮海入皇朝為把摠以書通問本州諸義將盡發士
民縛取府尹李故樹陸海內附約誓已定清人知之乃詐為孝一書與其黨則其黨
信之不疑書給答札備報曲折又言府尹黃一皓素所為曲護窺藏云鄭命壽來見
監司鄭太和大咤之出其赫蹄列書孝一同殉者三十餘人曰急捕此亂民至是清
差直到闕中昇去承史與上耳語仍納崔族之名書中者拿來請差使本國照律
左相姜碩期欲絕為安置令相李聖求左相申景禛直以處斬擬律爭之不得一
皓亦當免聖求力爭之清差怒曰尚如此不得三日作相聖求曰雖不作一日相見人
無辜見殺而無救乎於是命壽坐南別宮門外百官序立一皓孝一及族張厚健

等一時斬殺○備局有司堂上會座以後三望交望定為草記啓下然自備

局三望交差○崔鳴吉自瀋獄還錄宣川府使李烓初鳴吉以子后被虜事請得

啓陳漢船冀達天朝久未得報會平安兵使林慶業獲送僧獨步潛通

得回答曰貴國苦情天人共鑑及此李烓以宣川潛向事清人執囚將殺烓欲為備

生計訐告國陰事自崔鳴吉遣僧獨步往南朝李敬輿不用崇禎年號中朝等事

明漢為南朝守斥和被執鳴吉到鳳城對言皆遣僧雖我與慶業共之既

非君命群臣無與知者清主然之北館羈留乃斬烓又送烓還平安監司具鳳瑞

啓烓賣國事上命誅之

二十一年癸未二月平安兵使林慶業以狀遣稱吳事為李烓所告會遣清國路

過淳海向南京到登州依守將黃宗藝之仰告之○兵判李時白以深冬報更牢

之露處街上以黑草為大龍以處之

二十二年甲申三月流賊李自成陷皇京毅宗皇帝殉社于壽皇亭山海關守將

兵三桂引清兵入討殺自成清人遂入主中國改元順治○清入克關以後有勳大
臣欲請陳賀李德泂曰我於大明義不可忘數使則可賀則不可上從然之○三月
前左相沈器遠謀逆反伏誅器遠以勳臣為相兼守禦使會禁府廳大臣沈演
續疏論其貪狠誤國之罪上遂免相器遠潛懷異圖以其腹心壯士布置扈衛
遂扶懷恩君與廣州府尹權瀋合謀將挾兵犯闕禍機甚急其徒黃瀷李
元老告變於訓將具仁垕夜馳赴闕下部分將校鞫捕賊黨器遠與其黨欲
作亂仁垕比縛器遠及其徒鞫誅之懷恩君賜死錄寧國功臣仁垕等四人○大星
○八纏見有韓世良者精於天文望氣曰必有兵起下方有殺氣未幾有器遠事
○四月右相李敬輿使瀋陽清以敬輿與斥和前罪不待許用極置相獄拘未不還
乃令副使洪茂績還報使事○慶尚監司林墰啓言東方黨論始於嘉靖
萬曆以後廟堂凡屬尊賢尚德之意轉成私黨自今後禀朝廷得準乃許併
忌私自專尊之弊從之○馬士英迎立福王於南京建元弘光

二十三年乙酉三月世子還自燕京時清已定中原大赦天下還世子大君及大臣
質子所相率從臣〇黃海監司李[illegible]請革江陰牛峰兩縣置金川郡許之〇四
月王世子卒諡昭顯世子喪制無文可據初因上教三日入棺書銘以世子之柩句
設東宮官守處宮以宗臣都正爲殯殿春桂坊文獻通攷大明太子喪百官齋衰十
三日而除餘用大臣議改以期年及考宗錄更以烏帽烏帶七日而除兩司合啓請
以前定期年之制李景奭李植請以白袍烏帽卒哭而除以應齋衰三月之義
大臣更以齋衰三月稱微餘相續疏請定爲期制務得至當傳曰自上服制當
制於小祥何以三十日磨鍊耶禮曹請自上服期一依仁烈王后喪磨鍊傳曰喪
服與長子服相同與否考禮稟處禮曹啓曰三十日之除雖與古禮有異此乃先祖
已行之典傳曰然則依古禮爲之玉堂請定三十日之除百官從服期令相議左
相洪瑞鳳議論敬世子之喪儀禮爲一代之制順懷世子之喪儀禮一依元改尊
行祖宗制度恐不大謬余判府事李敬輿曰今欲復三代之定禮復洗千古之

業習則在聖明斷然行之依今左議施行宗錄中懿敬衷河源君鄭世忠
為守墓官順懷衷文臣差遣為守墓官今以璿上宗室守墓未安大臣議
以為行之已久依議施行弘文館啓引晉惠帝愍懷太子宮屬轉為太孫
官元世祖太子卒張九思抗言勿罷詹事院故礼大臣亦以為世孫册封不
遠視任宮官似當參酌傳曰仍在無益有弊姑罷○五月鳳林大君還自
北京○七月命招時原任大臣九卿三司承旨上痛曰予病往愈重而國本
未定元孫幼弱不可待其長成予欲擇長立之卿等之意何如令相金瑬
曰臣奉聖上反正為宗社也決策於南漢為宗社也今日之事亦為宗社臣
安敢異議也上曰不但予病國事日益艱虞而兩大君中欲為擇封耳
洪瑞鳳曰創業之後世守宗統常經之道今日之聖意以宗社為重臣
不知所達令中樞沈悅曰莫重宗統不可輕議上曰洛泉之議何如金自點
曰自上必有深思遠慮矣莫重之事不可持難唯在聖上斷行判府事

李敬輿曰世嫡承統古今常經守經則雖在顚沛之時尚或難於用權守其序嫡
統之義自此定矣元孫系望已久一朝易之則反經失序爲大臣懼人心攜貳常經之外更無
可達矣李明漢曰以守經爲對李景奭曰國有長君雖曰社稷之福然易樹乃古訓常道
之外豈有他意李德泂李植金尚賓金堉鄭太和呂爾徵皆曰雖在聖上與大臣詳議
爲之耳金瑬曰殿下屬望必有所在聖上豈有一毫私情於其間乎上曰卿意其
予同矣今有二大君年長者必愈於知冲之歎輿曰自古以冲齡嗣服而能成德保
邦者亦非一二易備之事不可輕論今元孫已過就傅之年若果不能付托固宜諭
其不可之狀使中外咸知聊如此殿下何敢輕改易定乎上曰今有二大君大
臣擇定可也瑬曰如以年長爲序可乎瑞鳳曰知子莫如父此在聖上耳上曰鳳
林大君封世子敬輿曰殿下此舉若以私寵或有譏間而發則臣雖疲劣忝在大
臣之後寧不以死爭之今殿下欲爲宗社擇副此臣之所以不敢苦爭也○九
月冊鳳林大君爲王世子○世子辭位再上章固辭答曰予志已定美詢謀僉同

唯後之賢人爾無國辭敬守道心○備忘記姜氏昰等爲人無識處事之陰
限數年遠配以爲内外保全之地文星文明絶島定配文守文臣江原道謫邑
定配兩司請還收不允○王世子入學○知光帝被執於清人被害黄道周
迎立唐王於福州改元隆武
二十四年丙戌正月兩司啓曰今月日自内下内人二於内司獄又聞置毒之說閭巷相傳不勝驚駭
請發付王獄明正其罪答曰事涉曖昧故不付王獄矣所啓乃允禁府推鞫御膳置毒宮人自刑等
五人不服死　三月命招大臣六卿傳曰姜嬪在瀋時潛圖易位預造翟衣僭稱内殿之號上年秋間
來其積憤高聲發怒於至近之地使人聞聽亦存數日以此觀者之惡推度其心術現出四目盡是此
人所爲也欲令其君父者不可容息於覆載之間令該府考律定罪處置啓曰古之帝王為人倫之變者非
以道而處變之天固無所不及也其重處置不可如尋常罪律之爲伏願深思而處使恩義兩全
不允大司憲洪茂績啓姜嬪可廢而不可殺至嬪先殺臣乃可爲也請遞職依啓傳曰姜丈子等厭妹身犯大
罪洪等雖在遠地豈有不知之理今其發覺金自點曰一家姻婭悪臣等只在自上處置臣之所見異於他大

臣矣備忌記當時傳教所謂惡律意在嚴其分義實非欲行誅戮以
此觀之不亦可見乎若或更生所忌事至不測雖悔莫及處廢幽囚之意責
于兩司賓廳李景奭查明其金自點具仁垕等啓曰姜氏罪惡既自無
不知但事係重大不得不審慎今者聖上參酌仁義已下成命令政府分付諫
曾斯行傳曰知道三司爭執者唱者劉晉曰今姜氏之罪國人皆曰可廢而
諸諫所爭只在賜死因是今之衆志先於廢而不先於死也姑且而行之謂
未免有損臣之愚意姑從諸諫之請先舉廢黜之典投之海島序之斯
須之命留中不下○三月十三日李景奭與李景稷議首唱者又啓以金自點之說下
嚴旨曰大臣等不待批徑退是慰我也班首李敬輿副提學引見金自點
元年補傳之下監視郵太和殿曰姜嬪殷命即母弄服等物自內収下
政院使之燒火○十五日姜嬪從宣仁門出送於義州本家使內官侍
賜藥之官○禁府以姜氏本家賜死諸侍傳曰今日之事意在明倫祀

患其人若或罪輕惡少因出忍漸然行法使諸兒日咏咏無損于前罪
雖重似不可全無恩禮其令該司參酌二等禮葬于姜氏山麓循係先
海例自官給之告廟須散左相金自點時入侍上曰聞姜氏臨死血書遺
其子曰趙哥其小叔損我至沒葉長成丞報此讐云大臣以下請下禁府
鞫問不從四月內人義貞等自內微祥禁府推鞫正刑郡主保母愛順承
服正法其推云英王言于矣臣曰姜政承夫人亦為咀呪入內云鞫啓姜母請
拿來係啓二月十五日按律兩司啓故右相議政金瑱期追奪事係啓令傳
日擇定世子入冊樂閑而李敬輿對以人心皆傷憤麗啓辭禮宜俊容而
敬輿倡言于此士大臣忘國背主之罪不可遠竄而止李敬輿三水安置洪
茂績不念知遇之恩厭生護逆之計至欲殺身以救沈瘠則為姜輩忠
并絶無遠竄俞伯曾趙絅閔應協姜栢年南翻嚴鼎耉柳景昌李
緒祚相繼論救掌令李應耆請放李敬輿洪茂績沈瘠且言內殿事

一

合充之道者令欲宣李景夏請其李欲與同罪且言今善文臣等無覇
魚居難上則乃是大逆也夫道是何等大假而說六告者又非辞達而直以
其妹所為亞亦不知之理而論之此路一闌後樂鄭阿安知詛偽之微不因此
而斷超乎 大司憲趙鋼略啓曰形跡之甚大無顯首皆抓脅受辭構之中殿下何
忍置其於死乎其可以殿下為遽之一大呼無同於顯存之一日乎殿下以公共之論
擬其為虞又擬善以命其當之無乃殿下擬苛匠以太辞乎疏入賜答乎 副校參
李應憲上疏曰唐以亡國禁錮亂本內瓶之一之人國久矣漢城唐明當代之
亂鍵乎上怒以為營質善處且邑遠竄 大臣三司俱啟不允 ○三月湖南
賊掠道柳大用聚兵據山剽掠先陷合州將犯京城尼山史李顯龍告急
于縣林信賢可林擇郡團子鎖機合兵後聚時亮領兵會營下夜殿者
太平軍中亮發揮堅卧不起賊虞其之校時奇募騎濟之訊知賊黨盜
擊湖南後擲大用時亮捕擲道洪孫英安兵景等數百人斬于京

師餘黨悉平五月録功諸人可佁陪并碩只碩龍附録於寧社功臣○
林慶業和依黄宗藝於登州平海島剿賊及副將馬和周偉金宗藝
遂一城皆降慶業亦走為清將制山所執矢死抗節終不屈稱為義士
檻送京師囑以勿殺先是器遠之變為自點所誣及逮中路被拿上
聞之驚悼遣承旨諭靈曰吾無殺爾之心而治獄者誤之國人咲不
冤之○特設賛善進善諮議等選方正篤學之士倣宋朝故事為
東宮官屬從金尚憲之請也○隆武帝為清人所害瞿式耜迎立永明
王於福州改元永曆
二十五年丁亥行守令薦法命内外東西三品以上歲末薦可任守令者
三人不勝任者薦主同罪著為令○始令備局堂薦平安咸鏡兩道伯
二十六年戊子成均館故事監試初試坼榜後知館事以下同坐稱大輪
次聚諸生未中選者試以詩賦以優劣等十人報禮曹入送直赴進

要試其處有遺跡也請遂行從之 左參贊鄭羽良請罷都監上曰山中能掌補文有之乎
對曰古人有言上終身為苦其身而不忘惜痛也上無所語
二十七年己巳元孫為王世孫時年九歲 三月豊基茶閑村之莫徐春一等上既獲祖考以
陵寢在三陵府黃池蘆洞三陵奉化話善之人往往指点言之者人人處高區司戊
櫻臺同驗果有馬鬣封三面之址如墻者終未得標識命本官修護守戶○
上與世子御泉水臺召東時白等臣隨上親執酌以勸顧世子曰汝亦勸酌時白性惱
發聲以上先時待之說忠盡心至今未能忘時白曰臣任水泉時特覲原日同何以為治
臣曰近有人言北京人曰水泉日夜治癸甚以不可開云人心到此雖欲責試國事其勢
亦難矣先臣聞之令臣下庭曰君文不諫汝無能救汝事仕在汝分義惟竭忠盡心
而汝身何可顧也汝言何足慮也聞人忘言將欲府耶怒甚欲杖之為人所救而止先臣
未死之前只知有國今承君教不勝感泣上嗟歎良久顧世子曰此人我視如腹臣汝於
異日待之如我時白感泣而退 五月上昇進于昌德宮大造殿上不豫謝絕藥餌

以有歎不許大臣承候於臥內冠帶而見之是日昇遐五禮儀大王之喪亦
大臣近臣入參殯殮之文只明宣兩朝行之至是禮判趙觀彬據故事請
令入參命啓劄引周禮禮記通典所載請從禮官之啓從之○王世子卽
位呂德信后改行○初仁祖定兆域于楊州北雲川里命爲山陵至是大臣
趙翼諸說卜不能英宗辛亥遷奉于交河○以前承旨金集爲禮曹
參判吏曹以格外陳稟旨稽古讀書之人不當拘常格○五禮記圓丘
辛巳後三品以下生進生徒白笠白衣黑帶至是改以白帶○孝宗令宗
時到詣闕請對上以疾未即見時到還出城外陳二十條仍還鄉文上
疏言程子於經筵欲令史官勿記言動處有所忌憚欲令一二人有時
專對處其不請安敍也每當言語欲令勿隱處其不耐禁忌也且欲親
近士大夫以信宮中無私之狎又論推侍錫張名流欲出之弊上優批
褒納之○以平壤人鮮于浹爲咸均司業不就○右議政金堉上劄言

大同之法便民之良策誠得其人而行之則可若行於西湖則害反甚 無大於此大抵一年
應役無結錢布十餘匹米不下七八石意外橫出之役不在限焉何以不困今若定一結某
出木一疋米二斗秋出木三斗則摠為十斗而田稅之外進上除物木道雜役本邑需用皆在
其中上納之數終年無闕比之京畿宣惠一年十六年亦其良矣西湖田結其二十七萬結
木為五千四百同米為八萬五千石付之能手規畫措置則米布條數亦多合減於舊上
下供足意外之役亦可應之矣初旣按湖西請行大同而富豪訴拒故不得行焉是又以為
吉浦于大臣命先試湖西後行於八方又命李時昉參其為法不問邑之大小唯以田結多
寡出米京畿十二斗湖西十五斗輸運上京其遠邑山邑則米出布其餘則于京自備使以給本邑京主人俾償
容細至莫押莫之屬凡百需用皆於是取辦而循給米布於貢人使之進排官無闕
乏又無御而民其使之 御史備其事請李明成陳於北之姦不許 今自湖以結就損矣
闕稿大同條令度除就民及其役吉等論其時價無廉以元數貿之濟修似梁粟一條稿
外似餘他出自國帑私例買似進諸道就上以充闕元數只定相贍

孝宗

孝宗宣文章武神聖顯仁大王諱淏字靜淵號竹梧

己未五月二十五日誕降于慶幸坊本宮丙寅封鳳林大君乙酉冊封王世

子入學己丑五月即位于昌德宮仁政門己亥五月四日昇遐于昌德宮

大造殿在位十年春秋四十一有一男七女 寧陵 在驪州英陵東邊酉坐卯向 己亥十月初葬健元陵西岡

妃孝肅敬烈明獻仁宣王后張氏 籍德水 癸丑十月七日移葬于此也

右議政新豐府院君文忠公維女戊午十二月二十五日誕降于安山村舍

辛未行嘉禮初封豐安府夫人乙酉冊封世子嬪己丑進封王妃顯

宗甲寅二月二十四日昇遐于慶德宮會祥殿春秋五十七誕一男六女

寧陵 與大王陵同原下 甲寅六月四日葬

嗣顯宗大王 一女淑愼公主 早卒 二女淑安公主 下嫁益平尉洪得箕一男 三女淑明公主 下嫁

靑平尉沈益顯二男 四女淑徽公主 下嫁寅平尉鄭齊賢一女 五女淑靜公主 下嫁東平尉鄭載崙無子 六女淑

懿公主（下嫁吳？元年遼？）一女淑寧公主（下嫁…）

元年遼金之請行大同法也議者多言不便安邦俊所以與國金
集亦以為不可復集益請詢諸人才不次用之請以為不可由是二人不合情
乞致仕疏曰臣高祖從罪已所之禍福萬之鳥帝鶯由本令天寵時意
赦死不赦何敢久姑賀監乎冥以此不安屢辭更判而辭上慰諭而兩辭
之〇二月趙李敬輿為領議政引見諭之曰今日起卿先生之罪也〇三
月寬金自點子光陽時上有徵禍之意士流有深疑之望自點密使譯請
告于虜以不用年號虜大怒之以兵壓境遣使遺請出來禍將不測同領相李景奭
以身自當得以救解大誅趙絅龍光李時晦合啓論自點罪於付虜大臣李景奭
請加律命並竄　以宗室錦林君女為義順公主嫁送九王以元斗杓申翊全為護
行使　安置李景奭趙絅于白馬山城初虜使之出來上問諸大臣何以處之領
相李景奭曰臣受國家恩被不以身當之乎卿日發行河上請使入京傳敎二道

一則九公私書通求請也一則皇敕嘖我棱儀悲鳴也清使令公卿之間別宮庭中
初言皇帝及攝政王致祭而不為謝攝政王蒞焉天書不稱爾之事次言吊祭時不哭
東西皆拜於上景稷對以此皆吾之錯主上不知也又問作表者誰趙絅以其時文衡答以
廟堂指揮文誥係情蓋前日東萊府使盧協慶尚監司李景稷有倭情則聞之語右
相鄰太和使與時諸結城池甲兵彼積疑於我因此生覺者也以問景稷則以為初無狀
聞歸報邊情而已清使大聲曰委國措語並國之為之柔願曰吾實為之鄰今為高
聲曰領相拂有餘皆不與耶戶判李基祚曰吾亦與之是日滿庭惴惴無人色領相了無
危懼應對從容觀者嘖嘖稱服上引見曰領相為國自當固無可言李基祚初不與
焉而猶能開口可謂有光諸臣有愧色翌日加馬哥館所請使曰李景稷趙絅當置極
刑上反覆開喻始許歸褒皇上更當有勑姑先薦祿白馬山城二陵永不調用李敬
輿亦永不調用 領水軍之制上教曰與藩籬說之用莫如水軍而我國昧此制咫尺
雖有隱隱之流地勢稍高則未如之何然者天下之大本而其器之不利如此今自禁

中潔其制如何其用傳布方外以為歆羨之一助修邊可請令倣様十具
分送八道及兩都△四月永曆皇帝為北京所遣奉編旬亦親行祈雨祭
於社稷壇曾請以黑袍玉帶黑靴行禮用樂其否議大臣趙翼以為宗廟
之祭因喪而行天地山川之祭越紼而行況且鐘鼓羽籥傳為格神明之設
禮因以誠為本莫非禮之來俱盡之為備也上從之△副提學閔應亨入對言
臣聞諸道路皆曰三代之治可復見矣及登之席大畧所聞殿下不過為維
保社稷之重而立志不固優遊不斷其不至危亂不可救者幸也上和顏受之
應亨歷陳誠之擴清貢賦之不拘請宮焦燈之摘疏上動色稱善△前略
傅尹絳進古鑑録賜錢帛以獎之△十月贈先朝陳後遺言數十年未繙
紳間有國遺民逃之說以更化者為民遷斡斜者國遺此因國之亂民
那國之郎民殿下不可不知也△命修國舊江華留守廣州府尹朴承祖府使△
忠清兵營自海美移清州

二年辛卯三南復置營將(仁祖丁卯設置旋罷故復置)副司果周興重進八條答曰年少學士通達時務何若是也勿移習俗之誣善養忠直之氣以期遠大好攏之喻可不書之紳賜豹皮○始行陞試試春到封之規以防用情從判書林墰之言○上幸長陵水原府使率軍入衛上見其陣服背濶袖令更其制又以駕過時鞠躬祇迎非介胄之禮令依拱手長跪而已○湖西大同法田一結收米十二斗○備局啓曰草野被徵人多兼經筵臨闡宣廟朝成渾未兼經筵以閣官入侍經幄今此被徵人破格兼帶似無不可金集以特進啓下堂下以本職入參何如上允之○十二月金自點謀逆伏誅初自點子鍊子世龍尚仁祖後宮趙氏女孝明翁主內外締結反謀狼藉咀呪起於道路播於外以事係慈懿大妃三賜趙氏死三司請世子澂肅及世龍妻按律宋時烈以為趙既伏法其子未必

顧知不可使先王骨肉出處以死引漢之淮南事請回如保全俾
絶識誠遂置絶島至是海原令映道士甲據上變告自點與來
原府使邊士紀謀匿推戴儀甫禍狀甚悉上御仁政門鞫劉永
毀誅自點鉞士紀等置世龍妻子絶島自點校寬之初其徒疑
懼謀所以除去士流鉞同訴於副學甲晃、若使譯吾皆部命寺
盡除山人則吾輩可安矣鉞乃使譯官李馨長行誌廣甘回新
王盡出舊臣盡用新人將舉兵北伐以鼓章將臣洲淂頼李集
兢元年約攝理咨之章淂己晃執覺徹骨絶島安置初上意
中使挩自點之書多朝士及閭邑簡札并留中不下命焚之曰無
可觀也起恨者始逗從章閱乎告而嗔故不憂曆曰元勛反逆可悔不可贖
也○時有泉浩之密謀自點元年勛也來後告其言請寬附麗自點者事時為
李以府中先事之區事海昌英麻藏只蕾等七人直則反又日無幸逆同自

別禮義李行進承旨李時楷出入元斗杓之門請竝罷職以懲賣論說制
使李廷益庶妹為自點妾以取親密請罷領相鄭太和曰廷益名不出賊招者
以疑似論罪人之將自疑矣上曰卿言是矣太和仍進曰自點父居相職親不出入
其門乎若以平日相識勒加罪案臣恐朝無完人矣上曰鎮定之策專在于與師
堅定則喜事之人必斂跡也公時廷議以國中有染疫癘氣請移御京時烈斷
言不可帝王之生宗受天地之命為郊廟社稷之主百神扶持萬靈駢隸役之癘邪
藥何敢干其間哉日為衆陽之精故輝曜侵迴而陽德益積伏願益明聖學克陽
道而能神奸妖鮮疑擾以害清明正大之氣答曰疏語之言實是藥石尚非至誠
何以至此遂命停止
三年壬春秋講讀永為恒式公四月旱來言司僕正李回寶應旨疏曰聰明不可為察察
之明察察之害大道所聽眩眩之言眩眩亂大道所為任怨之弊任怨非其時所惡苛簡之
害苛簡有不均所為臣夫之孝臣夫非帝王之所法所惡者口之業者口利於欲疾

力為偽法曲貸貸則人不服力為尚嚴而枉法尚嚴則人同歸衣背盡先於此大誡
求則衆君子興起朋黨蠱觀其合不明辨則合翕為并竟化非心歸心衛之功用而不克
天妖物性亦轉移間一措置一退星上服捷嘉納焉〇十長從以行御防懂〇領中倚賞義
東則古如歌進功立事亦以任親舊則常任惡逆撫儒近忠懷以授分遠近乃以寒諱
恬退為後上優荅之〇命自今應敍者循而不拒　八月置禁軍一千寘左右別將摠令之擇
丁壯十人為一領二領三領為正之授合不得倣唐之武衛大將軍稅為內三廳親衛
將合領為一二三番屬左別將四五六番屬右別將　李聲長等製命書為九王心腹鄙害
本國九王虎從命者廢死全是命誅督長國人快之　上御書諭下教曰古人云亡國非道
崇禎皇帝常聞崇華人外無進取之鎖內無苑囿之樂亡國之事一無有之而終至於亡矣
由明室二字不能盡其道也
四年癸巳二月倭人願得茶莞菓莞命賜之　宗嶽儒生金石堅上疏請設安興鎮為江都
外援上以聞李宗衢則此地挿入海曲數十里通船之一道時特危矣肉以表裏江都外以

控制湖嶺令監司置行營爲緩急入保之地則可爲關防之一大助也令備局更
議除石壁職。始行西洋曆法初東方循用中朝所頒而未嘗自國中推策及
世宗朝始立推策之法然其術亦不出於大統曆法氣朔交食往往不合仁祖甲申
觀象提調金堉使燕聞西洋人湯若望立時憲曆法自崇禎行之乃購得其
數術諸書而歸請令觀象監官金尚范等講求十年始得門路至是始行之。
八月京畿行量田左相堉劄言京畿根本之地田結太半欠縮令各邑守令與會稽
定出八田間按審作結以除虛田擾民之弊嚴而擇定別將設置屯田勸督野墾禁
山郡限三年毋徵其稅上從之。命禁酒上因手自登儲位絶不近口令中外痛禁。
命贈鄭蘊洪翼漢吳達濟尹集等職
五年甲午二月以李浣爲訓鍊大將初上問領相鄭太和曰訓將具仁垕老不堪任誰可
代者太和薦浣爲將庶無何伯卒之憂上復詢太和對曰仁垕年老柔善兵不畏
將久矣遞見浣紀律嚴明自帳艱卸不過數月必根其東之晩矣後果如其言上

當夜出涜入淮河閘門閉若有急事入江都々若傳示書遞報京陵則存何對曰
臣已過大洋深四五十丈 便人各隨一行則帶之任則盛之遮蔽之皆以為一操列峙成
城則高可一丈廣可自衛而其擒出之策亦可以藏匿此原野禦敵之策也上稱善曰
三月大閱于舊京先帝上以所御錦金甲胄角弓白羽黑驪賜之親閱武在庭宜負先
冥之典以是賜卿曰特敕戚但於酒而不拘貨錢以京將其京營兼帶曰而仁祖命
李植總戎官銜 録末戚而全畫是命金墉為禮總復從之曰大司成奏其船上從吏
曰兵以衛國首問先帝然我國首國也宜無其兵之禦也宜做祖宗朝武卿之防為之所
之制除生退而戰及有兵後有營之外不為畢叢萬平之五軍七色收布之道則會從上
分萬匹而十萬之兵可以于此養兵之防一說是則可以更通律下備明師將令之作以
節後之羽林虎之財作軍之餘前明之師之將而為八金之觀兵今後為為觀有才
力選之京師兵補禁旅以為一萬之數而別擇心腹之臣以統之則京師兵強可以踏
清北為先上召見延佇問難命史臣錄別白豆責重而其上曰當時鼎鼎被入大矣

都下人亦無一人臣敍趙鎭洪之補外只以公主宮完事而并與右錫洪者
而罪之大臣三司含默聰明受蔽鹿馬易眩至於備忘記乞一覆逆
迎合成風其弊至於下宮事大臣惟媚悅是事兵判元年杓備酒盛張
妓樂於令相之家大臣亦安敢受之乎帝王盛德靡不用極愆又用鈎〻
錯森羅殿下何自輕蹈危也兼與疾憂在衛靡拜儀之行御手作書
鞭清齋之日馳騁耀武其不有害非追遠之聖孝乎且挾袖短衣新製百
鈎皆從彼制都忘在皆并與衣服器械而暮刻之不應意伊尹之野
察言念及此不覺痛哭上以言甚切直答之及領相鄭太和之控免答曰其
言狂妄亡予於二世式以忘皆察制國之萬端而付之一笑者為言路也尚
真又引避曰自古聞以臣諫於君未聞以君而困於臣也倘有降福之臣未
知更何下等嚴旨又答臣之批甚於答大臣之批一何褒鉞之相懸也一人言何
以言之則切直何言之則狂妄也古聖王推聖待下之道恐不如是答以勿煩

○惟聖侍下之道恐不如是矣答以勿煩○建萬壽殿于昌德宮萬
殿大妃所居楼隱上親視之以楷別處曰萬壽曰春輝○六月剔修楼
洪守遠應奇上疏略曰逆亂之變何代無之未有如雖天地之所不容
王法之不所貸然逆賊遠先王之罷雌徽補先王之愛子先王之情士未
亂而罷雌遂死愛子流竄斷豈非殿下之大不幸耶嗚呼逆賊之
罪上通於天徽補同當坐之然細辨之兒脅骨未固血氣未充捍
旋圍範之中幾何其不淪然乎殿下雖哀痛悔恨亦無及矣此漢
文所以擲食哀痛終身病于景之說也夫愛子之心不所不至一开
以為徽補者亦勤矣如其不幸遘疾旋祈臣恐殿下終不免殺
弟之名入太廟有辛于先王其能不但怩内疚於心乎至於昭頼三子
兩兒亂上其一尚存亦在沈毒之中須赤殿下有言息而不無過
慮其事遂寢殿下此心真天地好生之德而大臣不能將順而反過

絶之其亦不仁不忠矣答曰爾能言人之所難言之事愛君之誠良用嘉尚予當體念矣承旨李行進大憲李時楷相繼論列請遠竄上只命遞職

○黃海監司金弘郁應旨疏曰臣竊念姜獄最是可疑者咀呪之變起於慶德宮移御之時其時宮闈上下和樂姜有何怨懟之心而爲此乎及至姜赴瀋之後則身在萬里之外使婢僕行之而不洩其機無是理也況昭顯卒逝之後則見忤於趙賊別處一殿防守甚嚴雖欲行之而亦不可得而咀呪之狼藉此時尤甚豈非可疑之大者乎且儲承殿穢物掘取爲多此可疑若謂從前埋置則昭顯未卒之前何能道覲而行之既卒之後則曾未幾何儲位有改彼勢益孤雖欲埋之孰肯聽從至於置毒御膳之說尤不近似其時趙賊勢振後宮日侍椒房左右前後無非趙賊之人彼雖行之必無可乘之隙此又可疑之甚者也其他可疑之賊殫記而趙賊構毁於内逆璽鍛鍊於外傅會成獄竟至賜死閭

門老大受感言道吁森條冥天理昭昭報應甚速遂與趙賊斬首梟示而姜
之冤狀尚未暴白躋入即命拿來親鞫死於杖下姜氏亦死後及上所信用
諸重上疏訴冤上引見曰姜之邪謀無所疑者復用其書當以不道論逆
下禁令 附國書名于禁中上疏以爲非人從其獄上出其書劉佩死 ○置五營將於三南上即傳其書忠全慶三
道置左右前後中五營將令臨亂應敵司平時戢其亂變○增御營別隊六十
哨之號爲別隊○青松君沈誼上書言蹟其無自安之意遂慈無禪過之意氣紀無
近侍無使名之世尚使之世傳對無偏倖無怠忽上嘉納之○十月歲田腥露
宮趙絅上疏曰自弘衍死後君道日非災異日見上嘉納之
六年秋上聞之於桑土之策命王承恩扼管江華李厚源管北漢與李時白管南漢
洪命耉管摠戎使金時讓備局四臣專掌經理日具不係時相左右別
將分領禁旅親閱於禁中○職無與焉○命造二銀盃賜大學士太宗府親傳
士行齋閣中有青花盃及郎位錄寶藏之備自上三寶符令行盃殿宗宰

其盃破缺改造矣於壬辰之亂至是大司成金益熙請改造續祖宗朝故事時遣中
使宣醞於泮儒仍下御札曰爵續舊典是以賜銀盃非以侈人欲其文也非以酒也欲其根也
惟爾師生用戴厥義式敬勿替明日即臨幸泮從後齋諸生上箋謝先是金鼎遺囑
狀言明倫堂重修撥千兩罪罷收贖千兩
重之九月平島島贖島之主付
自列朝賜成均館收稅養士後為京宗所奪至是還
屬本館●八月設羅麗兩廳巡狩試陣法○九月上幸長陵還駕未顧睨都城歎曰長
武江山之勝也東國正都漢陽莫最乎時衛營提調李時白撫戎且亡皇顧軍陣陌墻
侍隨駕齊到合陣一萬三十上大閱軍容曰雖有士馬御不得其道徒為無用之卒也
○十二月始行錢貨初東方未有錢幣以麁布交易貨賂太宗始命河崙作錯貨後
廢不果宣廟行錢之議以銅錫非國產不行仁祖癸酉從戶判金起宗言命常
平廳做錢文曰常平通寶因廷議多岐而罷金堉使燕見其用車與錢甚便於
民歸而為言及庚寅以使請先行錢於西路試便否遂以行資所餘銀貨唐錢
十五萬留平壤安州又令訓局鑄之使通行別邑以便之至是始令通京外

命增定宮一料崇設鋪叢向西銀一兩直錢六百兩米一斗直錢四文皆滿價値
御京叢大同米一斗代以錢詞訟衙門贖布以錢參半各司貢價五分之一及捉饒論
兵戶曹料布三分之一皆以錢代料使其錢路流通於是錢者有買人爲利者直
產以行錢二十年丁而仍李時始令議在堂罷
七年丙午正月御經筵講易畢因承旨陳對入對請召志洋入上曰此雖古言知人最難事
珥當太平之日欲養十萬兵於都下人皆咲其迂闊壬辰亂作始服明見此誠近古未有
之才以臣祖聖智終不克大用豈不亦難乎對曰人皆有一能惟在隨材授任而已上
深思之○五月以旱審理上曰爲治之道由麻而川曾者當理只促遊不足以祖可以徹
徽謫及之見久處海島且謫遊時未蒙一分不能忘予欲放還仍還前職政院繳啓
上命議大臣大臣皆難之令中樞李將以爲徽謫放還之命雖然有可憐之心昔國
國丙討三叔實謂其毀以七更因僭叔之罪不置其後復爵邑徽謫不宜國置旦亦七
乘言今復爵豈愧國家以寬之意設爲國家遠慮有尊無疑恐國除上臣其識

○鞫大司諫俞撤絶島安置時鮮坪大君赴吳壕一家宴席承旨柳道
三辭與大君言而稱臣前郡守徐忭上變告大君挐牛會客仍以道三
李為言上震怒親鞫殺忭亂傳說者撤於稱前啓曰道三不能謹慎
知大君在席而輒入坐又妄發非細 令但遞職物情未快請罷職上大
怒曰撤敢以妄言其心可知教誘徐忭必此人也予為人主不能保一弟
乎遂下金吾鞫之右相沈之源進諫上曰不殺此賊無以為國以此姦人為諫長
大臣不擇人待罪可也撤受刑一次又命加刑群臣懍懍無敢言者司諫
諸臣啓曰撤為諫諸臣啓曰撤為諫長方從入侍而殿下採儒
撲加嚴訊焉是尚可忍且當理之命由下而綠有駭一國擧在廷諸臣莫
敢一言安用卿相輔弼為哉臣以言以諫君不敢隱默以負君父上例赦
不免於是大臣三司交章力爭命減死絶島安置仍李景奭所建移配平
海後因崔等合權認所啓蒙宥○十月前郡守李文柱上疏曰今日事有

十可畏朝廷之不端不足憂而聖志之未定可畏也百僚之惡慢不足憂而
國無楨榦可畏也人心之離怨不足憂而紀綱廢弛可畏也論議
之昌盛不足憂而忠言莫聞可畏也仕路猥濫不足憂而風節掃地可
畏也倉廩之虛匱不足憂而經用浮費可畏也士卒寡弱不足憂而將
不知兵可畏也疆圉之侵侮不足憂而邊備疎虞可畏也器械之薄
劣不足憂而兵不練習可畏也畏其所可畏則不足憂者誠不足憂不
畏其可畏則不足憂者爲可憂上優答之○設軍門無犯從令者
但頑守令○亂別軍職上上駐蹕時有壯士朴倍元中旨習其孝誠趙
揆張彝聲金志雄朴起星張士敏敬等甚多即作念其功特設別
軍職俾爲近侍其後得敍每試藝內苑
八年丁公州中風上聞其家甚貧上亦命宗命作布中外○命以錄其孫是龍
襪定爲陵寺服衛上嘗謂近臣曰我國亦服前朝鄭夢周退自中

國始傳狄帽圍頞之制中原則雖戰陣亦以冠帶從事而我國笠制極
甚濶冒胄子太高涼笠太濶出入門户動輒罣礙至於衣袖亦長大濶不
便行步曾見大明會典武士衣袖僅容其拳以戎衣取其輕捷也我國戎服
帖裏緇笠徒拘束動作何益於行陣哉鄭太和曰聞壬辰後欲依中國之制上
下皆着小帽子而竟未能行云矣上曰道袍之制亦自壬辰後始有我國帖裏初
與胡人帖裏同其制古有胡耳掩狹小輕鋭而今無之大抵此等初無定制且仍
一時俗尚轉輾變易也仍教曰戴笠乘轎終覺不便令儒臣講熟陵幸儀
秋文龍啓陵幸冠服考諸五禮儀翼善冠袞龍袍合分於乘轎也從其言
○設瘞坎於獻陵從金堉之言○三月沃谷梅谷祠主山有聲如雷自坼裂深
不可測○七月夜天鳴如風水相薄○忠清監司李慶億請自今公私賤男從
父役女從母役遂爲定制○九月命王世子與賓客行相揖禮先是世子欲行揖
禮於賓客禮官寢難而止至是自上特命行之○初賓客宋浚吉請成三問朴彭

并錄享鄉賢祠因方臣議格不行壬辰趙綱請同旅閔來▢仍至是復

者啓曰聞皇朝文皇猶方孝孺一代之罪人為古忠臣未數年猶其文集

且請賜祠天朝尚儀親猶寬弘深遠我朝成三問朴彭年寔孝孺之

儔也三問塚在連山彭年塚在懷德兩邑俱有鄉祠然以兩人從享

此非專祠之比請依明朝之典特賜宣額則有補於風化矣以大臣意不肯不

能行○宋徵來曰上曰承宗朝洪貴達之子孫向當仕路一邦流落之清

之女年老夫死而不嫁不嫁其哀堂王之風不貿[illegible]矣上曰聖王之法何如對

曰王者嚴其法制嚴其禮義使人日遷於正而已矣何必設禁勸令耶守

○十一月還 王宮于王大妃殿賜高年米肉

九年戊清徵兵攻魯濟、即羅禪也在曰今東北數千餘里以惠山鎮中衛移

報北兵虞候裴是晃為副長出送鎮手[illegible]名[illegible]大丁六十名[illegible]

癸十一月還○行大同法於湖南[illegible]

而付之爲臣者讀然則恐一親無助事至中廢也答曰湖西無得人而付之何處
何處後上進思靖曰安得擴當國事堅確不撓如金靖者乎後智達狀啓
言扶安縣監柳昊以善賀上京若賜召見庶悉海民饑荐之狀政院以失體
請推 宋時烈疏言老遠之請謬意 權貞不害爲獻忠也皇朝故事十三省官
貢進表者并吏卒引跪階下皇帝親傳玉音曰知道吏卒之賤尚得仰覲天
光其親權廣大誠意惻怛如此今殿下引入卧内問民疾苦則遠方疲癃亦
在感殿下恤民之誠也上嘉納之○設童蒙教官吏判宋時烈建白也○落傷後
幸禁院賜諸公子詩曰 雨後晴光萬綠新一堂長少是君臣花其量靜樹漫如昨時有賞無哭主人乃慨然不樂明年昇遐
十年己亥命祭酒宋浚吉詳看四學規制○三月大旱禁湖江三日漸流公山寺佛日
夜流汗陜川海印寺三佛大藏板流汗報恩俗離寺西原安心寺錦城雙溪寺
佛像流汗槐山永同江浙流○四月新昌巖石自起蹲間起立西江龍巖如雷鳴
○五月四日上昇遐于昌德宮大造殿時上患腫而以旱禱雨果得大雨而症候因

此淺銳令申可貴下針血注不止遂大漸令相鄭太和定列宋時烈等進入上已昇
遐甲寅誤書講群臣奉哀遂小斂大臣以請入侍斂仍曰禮小斂不結以絞束
檢襟而為之猶恨其猶在欲時見其面然世子令大臣儒臣熟講鄭太和宋浚吉議
只不結二三級以存復禮之義時烈執禮浚吉梓宮濶狹與斂大不相稱卽於中使
以竹量度玉體甚濶來時梓宮兩邊有餘卽令手院相諸臣俱入審察與斂衣
太厚以手按之則所量正肯明知玉體肩脚甚濶遂院相使郎急與惡來審校不得
達于世子世子用槨底追加添百度　世子卽位于仁政門尊慈懿大妃王妃張氏為王大妃冊
嬪金氏為王妃告廟受賀頒教大赦　大僚李應蓍大諫李尙眞等上劄請遵朱子
君臣服議布衣以臨製布襆頭以服布帶以朝不禮當服議宋時烈宋浚吉等以
為當如朱子說大臣李景奭鄭太和等以為先王臣事況為此議故相臣朴淳以禮官
持難而不定改故儒臣金集為此議故相臣金尙憲亦有持難且因相宋典之禮不可
遽為更改大臣議　宋時烈答君曰自古帝王有大德必有令終之文之為

寫之故章疏奏啓傳之國僃使後世力誦不已此非如臣者所可蹤望伏承批諭
命臣益懇惻臣不揣陋劣仰名視覗始得進次第以呻吟之中絕少操覺之時以致遷延
追旧物情恐無由措體雖得脫藁淨寫投進鳴乎時敢以彰識未饋而書日因遂
且以畏約拘忌之故務爲完轉不能直書直所謂主上明聖德不能闡者也嘗見英祖
二子銘誌挺之萃最雜大人曾欲之勢恐貽挺之之禍誠挺之言行不欲寫之言之今日之
所畏不止於曾龍而已顧安得肆意書之無所斟酌耶此亦一種道理也臣若爲一身禍
福以瞻睞先王之志業人不食其報矣是其大體之不可闕者尤可慮諱無則終不敢
書亦不無更可商量者姑作兩說以俟睿擇蓋欲徵其辭而着其實伏乞殿下亟二
三大臣商定而後章進○今府事李景奭議今見淨本數其不可改要叢已改之以臣淺見
如人定亦能勝天況天道之有能迴洛者乎且匪風下泉之歎於麥風其意安在此十三字
雖無之亦可未知如何既有所懷敢此仰達更詢作者如何○戶判許積劄曰臣見參
時烈所撰誌文數其主意之得體尚恨其辭之或欠痛快即伏見下部監淨本則

此草本多有刪改而語意微密積用臣危不勝慨然之至嗚呼安危治亂係於國脉
文字所可稽實而至於平賊之憂臨衛十二年間未嘗一日忘於聖上憂君也大忠大節之道
崩殂東土今生實覩天聖痛也可傳於後世者存焉凡我臣民所當盡心者其不在於乎
雖有異論不能大書特書不一書又安得執疑處刪之又刪至使實跡終不見擇後
之歸乎嗚呼忘不得書於文已不禁忠臣志士嘔血欲死之心今將於其更後之後之
人於何傳信而考信也其在處患之道固宜謹慎而寫時無騰刻後而猶不勝
目可傳無疑雖書痛快之語且無不可況可刪其意之大要全然可傳者不傳以
臣愚昧識未見其可也噫先王膽義大忠惟意之在不暇利害今殿下反不敢書其
志於推幾之文孰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誤將當因不當刪之家冒死敢進也
聖明深加審焉 ○山陵下定於健元陵內壬坐之原局勢甚大公卿皆言不便
不納今中樞金宗直上劄曰生有益於人者死不害於人是以欲擇不耕不食之地
葬焉仁人孝子之心也況犯五患之戒怨家惡之款哉用不必用之地決非忠臣志士所

以爲國家深長慮也又曰先王在天之靈亦必以托先陵爲喜而切円諸術士之談皆
皆以爲此大明堂氣像山家之說本不可明恐就其所論而視之此地不易得也審矣
今捨先陵内不易得之神穴更就五患具全處惡之所葬則甚不明於天理人理甚
矣安保其地利之必吉乎水原之取於初者以其吉且近也如就其吉且近則就若
健元陵乎水原之毀民廬壞邱木雖曰不足恤古之君子之葬其君也毀一當路之
室猶以爲難地理不敢知而下拂民心則上當天意未有拂人心逆天意能吉其陵
者也水原人皆謂不可健元陵内人皆謂可至孝之情惟思擇吉而能審取舍則
吉在其中矣遂定健元陵内○恭懿大妃爲大行大王服制五禮儀只有母爲子服
朞不及長衆傳重之別禮諸議大臣儒臣咸以爲儀禮喪服疏有雖傳重不得
三年之文大行大王雖承統於倫序自是次適大王大妃之服不當過朞年矣尹鑴乃引
儀禮斬衰章賈疏謂第一子死取適妻所生立之名長子之文謂大王大妃當服齊衰
三年書送于李時白院相鄭太和亟邀來時烈示之時烈曰禮疏果有是說然其下意

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条疏又有四種之說均是疏說則不可厭降一也觀其文意則常謂
孝一子死恐指承次人者也太和問四種之說者將以曰正而不体謂適孫承重也体而不
正謂庶子立為後也正体不得傳重謂適子廢疾也傳重非正体謂庶孫為後之人
和抱年正之曰自古帝王家事嫡庶甚嚴於此大禍也是以後有奸人因緣而不正之
說擇既禍特以吾輩固不足言國事將謂於何只守四種之說不敢援引明察
何時烈曰無已則有一焉大明律國制之論長子庶子皆服朞年備載文獻此說
於是諸大臣 鄭太和沈之源李景奭李時白元斗杓李景溟 獻議皆謂為之朞王之制似當為朞年
之服宋時烈宋浚吉以為古今禮律既有異同帝王之制尤難援據而諸大臣既
以時王之制為議曰不敢更啓他議趙絅行尹鐫又引儀禮內宗之皆為斬衰之說謂
大王大妃亦當服斬時烈曰內宗皆是臣子故不敢以私戚君而服斬今大王大妃以
我先王之臣事之也乃不服本服而反同於臣子乎鐫又引武王臣文母之說時烈
曰朱子既引劉侍讀之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是豈謂邑姜也後人何敢為此言

孝宗仁宣王大妃欲謁陵使東平公主私問於鄭太和提禮經婦人不上墓之
語以達之且曰此命若下臣當力爭遂止之〇鏡城判官洪汝河上疏言疏曰吏
曹判書宋時烈注擬循私立幟雖緣於意見處〇宋閔於名利陰操異同顯如
擠援由是澆薄之徒賈勇先登偏滯之輩爭兒猶篤時烈辭遞旋復收召不
拜〇十二月左贊成宋時烈抗疏還鄉曰今五月五日中使以內旨傳諭以爲時氣
煖熱恐有虞外之憂欲以今日內小斂臣對以禮既不然且梓宮寬闊必無所虞
大日事畢臣又以禮書小斂衾有結紘未以絞未掩見面蓋孝子猶俟其復生欲見
其面之文當以禮書才出即班大臣以下竟以內旨旋即變通不幸事異初心非由
人事十分明白而終至梓宮之合木朝野喧騰歸咎於臣山陵卜宅衆以水泉爲
千載一遷之地臣敢倡異論雖已定之後人言未易愈往愈甚聖候違豫之
日敢違衆議以太醫有罪當死決不可使之議某其後以其所議之藥快其致
論者以爲不忌君父之疾負此三大罪得免有司之誅已是僥倖況望帶職

偃息乎答曰文無立義無尺於須歛之際做得美他高衣冠之韻者人〻之心亦雖不
敢豈不知極圖當乎合本之事若有未盡乎豈爲衛向推心視水東不合既後云白
非鄉一人合用族內不下於茅三千於寸心有忌所未安人言予當直斥予當作
歸入謂予何以下手札遣承旨吳挺緯往諭時烈書啓有不忍聞之語挺緯問只
意時烈以抗吟良久曰人以春秋無將漢法不道斥我之意挺緯還白又以御札問
決啟之由封日臨聞人謂臣事啟下無尊上之心此人臣之極罪遂移接高去命獻
納閔維重論前參判金佐明爽其文請借用隨道之制請考律定罪維重亦
外間豈畏避時烈掌銓頭啟黜亦金家移乘時烈○十月建利來時烈以謂
爲進善以趁入階爲言時烈白此人不必拘於法例當格外用之

顯宗純文肅武敬仁彰孝大王諱棩字景直

仁祖辛巳二月四日誕降于瀋館甲申東還己丑冊封王世孫辛卯進封王世子
行冠禮壬辰入學己亥五月即位于仁政門甲寅八月十八日昇遐于昌德宮齋廬

顯宗

閣在位十五年春秋三十四有一男三女 崇陵 在健元陵西岡別岡同原 甲寅十二月十三日葬

妃顯烈貞献文德明聖王后金氏 籍淸風

原敎寧府事淸風府院君忠翼公佑明女壬午五月十七日誕降于長通坊第

辛卯封世子嬪己亥進封王妃癸亥十二月五日昇遐于昌慶宮儲承殿春秋四

十二誕一男三女 崇陵 與大王同原 甲子正月五日葬

嗣肅宗大王 一女明善公主早卒 二女明惠公主早卒 三女明安公主 下嫁海昌尉吳泰周

元年庚子四月掌令許穆上疏曰大王大妃朞年之制當衰忌遞不得許蓋儀禮

斬衰章文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將傳重也鄭玄曰不言適子通

上下也立嫡以長子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子立之

亦名長子若言嫡子惟據第一者若言長子通立嫡以長故也衰齊章四

爲長子註曰子爲母齊衰母於子亦齊衰傳曰何以三年父之所不降母亦不

敢降也鄭玄曰不敢以己之尊降祖禰之正體也嫡嫡相承之謂正體乃得爲

三年衰子統承者同立庶爲子後謂之體而不正不得爲三年無子故也長子一
也立嫡以長則三年以庶子爲後則朞年重嫡〻相承之義也昭顯旣早世其嫡
以仁祖第二子旣承宗廟大王大妃爲孝考齊衰三年禮在何疑者夫三年
衰以爲至尊也爲君〻至尊也爲長子重其服則爲祖禰之正體而又以其
特代已爲宗廟主也今孝考於大王大妃旣爲嫡子而又踐祚位爲正體之尊
其服則與體而不得三年者同臣不知何所據也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嫡
子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曰正體不得傳重立庶子爲後
曰傳重非正嫡立庶孫爲後曰體而不正立嫡孫爲後曰正而不體若侄
所謂立嫡以長亦云體而不正耶國之大事事重禮義雖依禮
不可棄亂況三年之制乎請令禮官儒臣追定喪服之失禮則尹鑴請
收議諸大臣皆與初議同鄭太和請考實錄貞熹王后之於睿宗亦有
已行之制元年初排以爲前日與諸大臣備例獻議矣今見許穆疏辭

所論是經傳明文何敢更容他論右贊成宋時烈議嘗和妄議今被大臣
臺臣操戈八度則不可復容閑喙也許穆之疏引證雖多其緊要只在二段其
一長子死立第二長亦名長子而服斬也其二立庶子為後不得為三年
妾子故也且所嘗疑而欲知者正在此於此而許穆所以明證亦在於此夫
所謂長子死者未知其知死於何等時耶夫庶者妾子固謂妾子雖自次嫡
以下則雖人君母弟亦謂庶子嫡子第二者同名庶子也然則孝宗大王
不害為仁祖之庶子也庶非賤稱乃衆子之義考諸禮經此疏在
謂庶子衆子為獨指妾子次嫡以下不與於盖帝王家以社稷為重
故古有舍長而立庶子此實聖人制義之大權然其制禮立法之義
則未嘗不謹於序倫故文王傳國則舍伯邑考立武王而周公制禮
則必有長長庶庶之辨今之所論只是禮文則當考周公制禮之
意可也周公立經子夏傳之鄭玄註之皆無次子為長子之說

賈公彥始有此說其疏曰立次長亦為三年而其下文曰庶子承重不為三年此
二說自相矛盾況大王大妃於昭顯既與仁祖大王同為長子之服其義何所據
今日之臣議禮之失在於不能明知疏意不得已姑從大明律也今許穆之說
如此若因此議明辯於十分是當則豈但一時之幸而已哉左參贊宋浚吉疏意
亦同考實錄於燕山則睿宗小祥貞熹王后果從古矣上遂命勿改服制許穆又疏
進議禮為長子衰服圖論嫡子庶孫庶子嫡孫之別條列為篇以獻上遂史官以許穆疏
衰服圖及練服變改之節更議于宋時烈時烈取兩宗辨論之上遂從朞年之議○前工曹參
議尹善道上疏略曰父之於嫡子之衣其為長嫡必以斬衰三年者非為子也乃為承祖之宗統
也宗統太平之時尚然況於末世危疑之際乎然則定民志之志絕不逞之覬覦豈非於此當仍禮
官庭為朞年之服例此有識莫不駭惜不曉其意之所在而國家宗統因此而不明大統
定民志固社稷之意也許穆之言非徒保禮之大經實是謀國之至計宋時烈乃反遂非文過
援拾禮經傅會己意謂嫡長者成人而死者至再至三而其斷定之語曰長子雖成人而死亦

長皆名長子而服斬則嫡統不嚴其意蓋曰成人而死則嫡統在於此次長雖本同母也雖與祖爲體也雖已踐其位承宗廟也然言不亦悖理乎夫嫡者兄弟中無嫡稱之稱世統者修緒業首庶物承上垂後之稱立次長爲後則復容嫡統之在他乎次長承父詔受天命體祖主器之後猶不得爲嫡統而嫡統猶在於他人則是假世子攝皇帝乎長而立者不敢君於已死之長之子孫亦不臣於次長而立者乎嗚乎古公雖立季歷而泰伯有後則古公之嫡統猶在於泰伯之後乎然則一國之舉志未定而季歷之子孫何可保也文王雖立武王伯邑考有後則文王之嫡猶統在於伯邑考之後乎然則天下之舉志未定而武王之子孫何何保也時烈以嫡統歸於主廟社之君以嫡統歸於已死之長子則然則嫡統宗統歧而貳之也嗚乎自先祖所倚重而屬任者無如兩宋而不能輔導先王至有御膳之饌至於梓宮之不得用乃萬古所未有之大變也至於衣冠之歲乃送終之大事也舍其極吉稜敢欠缺殊非安厝之道依福條威在於下而不在上至於臨御十年之後猶不得爲嫡爲長而朝家所以待之猶

有所衆等等者其爲不爲不亦甚甚乎臣以疏之入不入卜主勢之固不固國祚之延延也
承旨金壽恒指斥入啓上教曰尹善道心術不正上疏亂之疏誣謗上下當施重律而漸
不忍者其疏還給奪官爵放歸田廬副提學俞棨等請焚其疏投四裔從之重究
杖三而司啓善道之疏闡非禮直〻告之疏請嚴鞫按律儒學生李稿等亦進箚請不
從右尹權諰上疏言大王大妃當爲三年之制今雖義起實百世善道誣謗姻戚
爲可恐而言亦人不敢言之其亦敢言之士也況在先王龍潜有師傅舊恩顧救其罪
時烈待罪後付啓曰漢文帝與南越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然當時不以朕爲少
文帝而其承緒者皆文帝子孫也雖稱側室子而固無害於正統之傳也況先大王之
爲嫡乎愚見如此故宰意素言右相元斗杓則高帝王雖以宗統爲重諸侯奪
宗聖庶孽嫡統序受重爲宗社之主則宗在於此嫡在於此今日禮且從斷而行之
是在殿下禮曹請問議于時烈宋浚吉和無異同厚等啓商諸議務歸至當
尹鑴以爲大小諸臣各有論說惟其允合人心不悖於先王之禮者行之況亮浚以爲宗統

爲重者似乎得矣尹善擧在外不収議知事趙絅疏曰尹善道之推以宗統嫡統爲
孝廟名理也誰爲殿下進焚疏之策也恭愍奕李存吾疏光海奕鄭蘊疏今臣
以亂亡之轍引殿下躬駕而隨之何也承旨南容翼措辭入啓傳曰陰邪不正之疏
覽之何益還給大妃玉冊文製進不可以此人苟充改付標因命罷職修撰洪宇
遠疏救三司請黜不允嶺儒柳世哲等上疏極論時烈已亥服制之非兼進來
禮考證傳曰陰邪不正之意如見肺肝答其曰疏疏意出沒無庭言東意在
西言西意在東士習之不美奚至此哉仍傳曰若復有如此之類雖稱多士
當施刑章中外知悉○時工曹正郎金壽弘尚容之孫著說論服制辨長庶奕
諫李殷相啓請削板○許穆依朞三年服制辨亦時烈亦作服制辨而辨之○大
諫李正英劉陳時弊且曰閭巷傳言宮官數輩皆旨亦黜云未知所言何事而
昔宣祖大王將進繡衣袖袪八道守令近戚適在袪中遂擲筒中有宦官伏地
諫曰陛下私情如此何以責朝臣乎宣之朝矣以遂袖近戚終抵於罪至今傳爲聖德

事豈非殿下之可法守者乎今見御例後始覺可不書御服者○豈川人金
八立以其兄六立爲朴進所殺刺追殺之請依自首時命減死定配仍行三衆法○
古制節例當月有故則不設大提學李一相入啓從前過九日始出上意命追設仍依
節日有故則退行○冬至日副提學俞棨上劄陳戒曰陽根於陰動生於靜乃天
地生物之心自是始萌其端甚微其用甚廣是以冬至之義在易爲復而聖人重
之人能善推時氣驗之於心則自一念之善而推之如火始燃如泉始達以至於與
天地合其德而其善惡勝負之機固在人矣驗之國於家則自人主一身之正推之朝
廷正百官以正至四方莫不一於正而其治亂得失之幾固在君矣願殿下奮發大志
堅持聖心進學則涵養於靜而遺至靜之地省察於應事接物之際善端必擴惡
念必遏制治則今日行一善明日革一弊政必期治定功成國勢鞏固而後已焉
上優批嘉納之
二年時正月命罷職內醫院提調以其時不謹而危況上意信危亂後欲并法次大臣招問雖許

行先命撤兩尼院使年少者還俗老者黜城外並京中外諸祠命禮官諸慈壽兩院奉
列聖位版依奉恩寺例令埋安淨地右參贊宋浚吉啓曰朱子以毀佛寺作書堂爲一快
兩寺尼院乃北學舊基以毀院材瓦仍設北學則好矣上從之斷不令之爲存此尋以例侍女還都
中良家子至是命葺焉○御營大將柳赫然奏曰我國有産石黃之地而人不知
穴郡邑畏其貽弊率皆掩諱貿於他國不能繼用宜令廟堂施賞激勸左相
沈之源曰京中昭格洞亦産硫黃宜令該曹修築府直從之○命伸冤號將
軍金德齡冤復其官● 八月十五日元子誕降○秋大饑○清皇祖子玄燁之八歲
改元康熙○十月校理李敏敍疏言宣廟自龍灣還住永柔賞武侯廟於其
地臥龍山聖祖狀暮夫豈偶然七年搶攘所履艱難而當時奉齡承敎者未
有可挽以討賊之任其所以緬懷豪傑胡不戒臣之意蓋可想矣其以祿名置祠宗
出於朱子因廬山臥龍庵之名而享武侯也上許之賜額立碑給田民
三年壬寅正月命禮曹修麗朝諸陵每三年令道伯一審○罷京藏田事具疏請令道

臣鐸府金甲有才能者爲差負究行打量復遣均田使巡審可無弊是之患以金
始煥閔昇東爲左右道均田使○五月全羅監司李益潤狀啓言道內錦山府佛像出
汗聞昇東言佛像用木爲質加以塗金無當汗之理實氣陰結乳凝滴淋漓淡漠見
僧之常談而乃謂出汗惑亂民聽請令道臣搜捕佛像破碎棄之○湖儒金鋼等請先正臣
李珥成渾館參儒生柳道等上疏申下今廟曾所贊○設勸農廳次委上斗斛○永曆帝殂
于雲南明統遂絶　　○四年癸卯行大同法於全羅道
五年甲辰二月宮中誦經念佛浸有排設入直別監宋光秀上疏曰古人有言國將興聽於
民國將亡聽於神良恐聖明之世爲有妖者上嘉納之○置京畿節制監司兼屬
億糾置六郵驛以濟驛馬又糾定馬法○建正關室及閭入文而一而定而於陣中流
大司成閔鼎重之言也○太白晝見犢城雞雛化雌大川斷流烈風拔屋○十月彗
星見司直金益廉具歷代星變危回妖星錄以進
六年乙巳四月上以眼患久不愈將幸溫陽溫泉遂命道內禮葬先聖孝廉忠臣貝

減田租五月回鑾訓鍊大將李浣按軍徐行車駕既駐縣前驅將臺不進上召
謂浣曰吾病火祟欲驟進而卿徐行不耐煩更浣對曰兵法吉行五十里今已
行四十里士卒已頓仆者上教雖如此不敢奉承上納之至江崖觀兵而還○以
宋時烈宋浚吉金壽恒金佐明為元子輔養官吏曹啓輔養官不可無衙門請
稱為講學廳從之○咸鏡監司閔鼎重啓言咸興甚三水江界接界故曾值別將於
長津江以防薛罕嶺以西別害以北不時之警近來中廢請復設命置別將○公州人
家樹柿柿木中有上下和木四字體如洪武正韻人多見之謂上下和睦之兆忠清
兵使閔震益曰從今朋黨之禍上下紊亂以至以末相忖○會寧江水盡赤
七年丙午二月雨黃赤雪上奉大妃幸溫泉○兵水京軍兵以馬兵十哨步兵三十哨來
為定額○設教養官於慶源會寧敎化儒風從道臣閔鼎重之言○歲飢
移嶺南穀於嶺東海西穀於北關以賑之
八年丁未正月冊元子為王世子○四月上奉大妃幸溫泉○嶺儒柳世哲復言己亥

邦禮之失上嚴斥之罷其時兩湖生員尹衡聖等論世宗各以是大急〇遣右參判吳

上疏請立神宗皇帝廟於後苑以享如松配享不報〇先是有安和元者偕旂何岡進而疏

年運八條中有人以逆謀責讓使行至上欲自入而回不過事刑今出已左相洪命夏言臣為何

敢推鞫上怒于領相鄭太和曰清使是誤許其留甚好即緣先之罪在僕等于使日國王不知于命

良曰以是論君猶可議父猶獻可不妨使之近然竟論以爲罪上彌縫乃已〇清勇崇凶賊得逆忠

從古自當也至是右相許積爲陳奏使副使南龍翼書狀孟胄瑞入燕以五千金贖罪上前

兩司論鄭太和洪命夏及不能爭自當之罪陳奏使亦不力爭役其吾罷等三人免職請治

右相使臣之罪備忘記為其不忠之失大之罪也以不然之事遽加夫君之罪而右不可況大臣

乎其間情態有難掩者然今積行之復何可置之朝端給謀申命奏等二人承旨金萬鄰

緘問今夜嚴問〇持平吳始復吾上疏曰臣聞古諫臣寬遂而承旨下理愚聖明以求至

然無乃上天欲保我宗社柳倚重恐而即悲自不覺耶殿下當後事之初奚屬代金湯而大臣屈

千乘之尊體不然其之身惧為在上前之辱然倚誠國臣民所痛惋然然者當時大臣縱有

引過之對終不關碎首沫血於壺庭乃專歸聖躬殊何等設辭者也其從世專歸解而
臣之罪耶其逃也敢為君父為臣子者豈忍安於心乎為使者當以死力爭一日不許則
十日十日一月一月不許則為埋骨燕山之計彼雖夷蠢然必當義而許之今乃不然昧然奉啟以
為自功培論之資亦云晚矣贊成宋時烈亦上劄乞與諸臣被罪○兵曹判書金佐明
進中朝紀效新書錄其宗紀等書上命頒而習行之仍設精抄軍使兵判句管○
嶺儒黃璹上疏略曰宋時烈愚於偏睨用舍不由公議上而君父之教令下以廊廟之
爵賞銓衡進退抬闔是非無一不經其咨諏惟其所欲者春秋之義所執者尊周
之名所自任者天下之大計故不顧其過慕其壯猷成武恐撓沮五六年來未見建一事爭
一許氏彷彿於薪膽宏章大論不過為要名植黨之資噫用夏變夷之功補天
浴日之業果由可做乎只要一時之虛名不念宗社之冥禍無復有為之志可知嗚
乎人君創世之政只要於正名而烈之循名豈徒名哉惟知為身謀而內無自強
之策假藉激之名只要樹義於身不念貽禍於國惟是名之一字為能終一世之大柄

橘梢橘所釣人吳重脩居拜前振無不顯客所入還給○臨學俛生皆息僵者于上疏
請倣皇明倒序聖人故保紀朝無錄旨點亂體並錄成立祠以徑頌宋朱熹孔廷從祀令
大臣儒臣議獻大明已行而我國闕焉追奉大典似無不可依議舉行○福建人
曾勝林寅觀等九十九人漂到濟州皆常服持永曆時憲來言東南一隅皇統尚存
朝廷恐事泄右相鄭致和吏判金壽恒議將送燕京廷臣爭之不有金佐明論不可定中
九年戊申白虹貫日鎮城富寧下峽雨明川人金德表頭生角二寸穩城馬生角○三月大震○
四月江界昌城大風雨雹霆○以銅鐵活字壬辰亂後活字散失以木字印書且不精至
是命戶判金佐明鑄成公私書籍類以廣印○八月上幸溫泉○慶州石燃○命罪人女
出嫁而許連坐諸宮家奴婢依古規而後逃故從承旨南九萬之請也○有人越城當
斬命從寬施行刑判徐必遠將斬之領相鄭太和曰更爲草記待啓處施刑必遠知其
言殊傲古白上曰古人先中乘其惡遂出中承他北人他日必有誤事伏願殿下察焉○
大諫張善瀓正言朴世堂啓言臣啟吸秉政之非請遞吏判金佐明○正言洪萬鐘首相日

十年己酉 禁同姓異貫者婚娶從宗簿言也○三月 上奉大王大妃幸溫泉王妃亦令主
行從○先是戶判李慶億遣郎到安興以前洋轉致臭載宜設掘浚以通船路議不
一設倉之議乃起宋時烈以為聖意為惜人命有此設倉之舉宜姑試可遂命並依此開
倉於安興○八月世子入學鄭太和以小學例講乃祖宗朝故事以小學進講○三南監司兼牧
使事春以周二年為限從宋時烈言也○五月霜雹雨雹天狗星落關西海邊○十
月追復神德王后康氏封陵祔廟貞陵失傳二百年宣祖朝李珥首倡祔廟之議請求
陵寢所在適尋不得以下李景春官集載貞陵移葬祝文有國都東北之文因此物色
乃得於沙河里山谷間廷議請陞祔太廟一如神懿有一種之論引禮經不再娶禮並二嫡等
語論議不一未克施行但依祧廟例寒食一祀而已至是右議政宋時烈啓曰神德王后
昇遐後葬于貞陵洞猶用麗制朝夕設齋太祖追念其功每聞貞陵齋鐘進御水
剌云聖情可見今陵寢埋沒又未配食太廟未知何禮如何上曰國忌不書諱日未知
因何致然且神德與他繼妃不同矣時烈曰國初鄭道傳等構誣太宗立神德允子芳碩

爲世子昭悼死於非命其後陵所移葬不得配食於高廟時有宗外書太祖潛
邸時神德爲宗妻冥因請廣議享廟封陵上曰從前儒臣之議對又言之上命政大
臣依祧廟例定錄祔禮畢事達下以宗廟祔廟室封貞陵壇設祭之日驟雨滂下貞
陵則渠陵遣人謂洗冤雨時刻又創陵園初鄭道傳芳碩動亂言儲行府訴
以致太祖欲以傳天位於其二人今天開其年太宗盛德無愧當時惟神德陵寢有
損配備之禮一國臣民莫不欲疑先臨詳議並亂廟享之儀答曰此事重大廣問
登對高確議處所是廳議連頭大臣率百官庭請始勉從上請宗廟當十
月行祔廟禮以上侯遣大臣攝行頒教設科陞谷山郡爲府以谷山神德鄕故 ○司僕寺
請祭馬祖所備之壇從之蓋自古有之而中廢故也
十年己酉二月行世子冠禮初以宋浚吉言扶陽抑陰之義涓吉於正月賓[illegible]後
浚吉言雖士大夫之冠其子必廣延親友所以敬其事也春官冠圖之大事山林碩德
知禮之臣其令招延以成吉禮宋時烈宋浚吉皆善宋浚吉惟時烈等亦退居畿甸請

別遣官致祭以三月退定敦匠三儒臣時烈以情勢不至浚吉惟泰赴召〇清州
人李世直以時烈疏之忽侍街鏈有司捕詰遂以凶言告宋時烈宋浚吉徐必遠等
設鞫嚴問世直自服誣告誅之〇秋大飢冬癘疫大熾
十二年辛亥正月命朝士儒生庶人并着黑衣帶〇二月移御慶德宮避癘患〇四月世子
八路飢饉癘疫死者六十餘萬〇秋大熟有不耘而穫者〇領中樞府事李景奭卒命給三年俸例
十三年壬子前正言趙嗣基因時災疏論服制貶降之失曰殿下大統當極尊親之道而嫡
統庶子一說未免貶降斷喪之啟百世之下如有議之者不可不追悔以慰孝考在天
之靈承旨張善徵啓請拿問諫院請遠竄不允〇閏七月有聲如風水相薄自天中
向東而止
十四年癸丑遷奉寧陵于驪州時宗室靈林副令翼秀上疏言寧陵封石有罅今日
廷臣亦豈不知而恐得罪於監董之臣畏縮緘口徒切屋下之私上大驚臨引翼秀
問其狀命大臣六卿三司諸臣與翼秀同往奉審遂定遷陵之計監董諸臣皆論罪鄭

致和以付處東人命三字以蔭斷以一罪減死絶島竄配十月遷奉先陵東大齋洞
金佑明請對論時烈所陳表石事以為言出時烈掌臣之誤非有問卿大夫山
言人矣請罪其非也△特除趙珩判義禁大司諫金瀾以珩不善之論答曰不善者
不言事惟善者個何任乎上益聯為人也△時闕中有鼠妖尾如猪等無所畏色
白者甚多觀象監教授金克曉聞而憂之曰當黑者白則必有喪翌年有仁
宣顯宗兩喪清風家畜猪生白猪其冬明王后薨其後貴主家畜猪生丘雛
而純白未幾莊烈大妃薨其後庚辰有白鵲巢於進善門辛巳南部人家烏猪
生白猪秋仁顯王后薨克曉之言果驗甲寅六月慶德宮池中有蓮花并蔕
老儒以為不祥之兆而憂之時仁宣同山纔畢而八月顯廟昇遐其後己未秋
映花堂池中又有并蔕蓮翌年仁敬王后薨壬戌秋翠微亭池又有此異
十五年己巳正月司僕寺前有明火賊突入人家劫掠財産而去△二月仁宣張
大妃昇遐成服前一日禮判趙珩參判金益炅參議洪柱國啓曰時行服制節目

中大王大妃殿以朞年啓下而家禮服圖及時王之制子婦服有朞大功之別已
亥國恤時大王大妃旣服朞年以此觀之今此服制爲大功無疑以此改付標以
入傳曰知道以臨御時改磨鍊未及成服該堂令問定罪○七月大邱幼學都愼
徵上疏略曰長子與長婦之處皆爲朞年制爲我朝經傳之所載而曾以國制
長子之服爲朞於己亥而及以國制衆庶婦之服爲大功於今日何其前後之
有異也殿下之於大王大妃若曰衆庶婦之誕生則便是衆庶孫也大姬千秋
有恨他日殿下之爲大妃地者將不以嫡長子之傳重自居乎自古及今安有
承大統爲宗社主而不得爲長嫡者乎殿下以長嫡自處而兩世報服之義前
後有異無乃有乖於天理之節文乎哉疏入上出示大臣曰己亥服制蓋用時
王之制今番九月之制與己亥異與否并爲考出令相金壽興判中樞金壽
恒戶判閔惟重兵判金萬基吏判洪處亮刑判李殷相判尹金宇亨大司憲
栢年等來會賓廳啓議陳長子衆子朞之古禮長衆皆服朞之國制且言今

舊服則亦出於此矣啓辭中以孝宗大王比之於恭懷太子之例今春秋傳爲出嫡
敍後三啓言議禮經傳註疏曰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子立之亦名長子
其下又言雖承重不得爲三年有四種其三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以此觀之則嫡妻
所生第二子之承重者不得三年矣以此諸條反覆參互服之用則曰大功亦不得體庶
三年之意昭昭然若日月於是乎尤不覺驚駭痛惋也卿等以孝宗先王恩渥而到今欲體而不正
斯以今日之禮律耶抑以不近理之情義宣爲禮律指先王以體而不正可謂傳學
於何地耶予實痛之決不可以扶托之論謂爲定制依當初原議朞年之
制定行備忘記和吳時以朞年磨鍊爲已當而邊動浮言不得已定以例
直以衆庶大功除之定禮官李翊又備忘記金自金壽興會議時和答以經制
亂經異謂啓再啓乃引古例誣然四啓三啓設以奏倘不近之說偏言體而不正
之說忘先王之恩付他倚之罪不可不正中道付處判中樞金壽恆以下諸臣待
命玉堂請還金壽興付處反禮官金翊之命並命削黜大司憲南二星上疏

中樞壽興曰荅挺臣發憤何附大臣絕島遠竄副校理趙根修撰姜碩昌聯劄
請寢不允○八月上疾大漸猶問敬恩殿藥至潔否聞戶外風聲問自何來曰東風
上驚曰擯嫡子何為又聞此啟乎嗟嘆不已十八日昇遐于昌德宮齋廬殿○晉州儒生
郭世楗上疏曰使宋時烈例及進誌之是何事也頃日執貳之論顯以功服為正敢拒
拒聖教者祖述己亥庶子朞服則庶子之說實倡於時烈是以先王付托他論又曰
薄於先王厚於何他耶又何附前後之論曰日當空魑魅莫逃罪之首從於是判焉
附邪論之金壽興循被偏訛邪論之時烈豈漏應在罪乎一正功服之失而懲亂禮統
之罪時烈自不辭矣然則時烈孝廟之罪人舉王法而不撓是殿下之責也豈可徒
兩朝臣罪謾擬以溷先王之盛也荅曰疏辭知道兩司啓請世楗竄鞫勤斷荅
仍一儒疏互相起鬧予甚嘆惜合相許積都承旨金錫胄以為世楗假此為名
言意不輕論禮請施儒罰積知上意左相鄭致和曰世楗外托儀禮實探上意
措語無憚不可待之以儒而施儒罰矣上曰待舉可也以時烈之下卿誌文命

金覲胄罷道持平以李壽彦繼啓曰臣郭金光鎮相繼罷下至堂請劉承昌申
重承誠清明不啓啓辨偵權啓曰宋時烈以三朝禮遇之臣偵見而直指世權
誣之罪極理甚矣曰宋時烈感激七召之聖恩至到於外世權以危疑亂
之言上既攝捏使白首禮遇之臣落黄泉國上爲以禮抗尚之學世權只施
儒劉賞啓好惡之道請亟從兩司之請屏竄四裔上曰予初不欲待豪而國大臣
之禍從起矣之世權之事亦出於嶺儒之積憾之餘此儒生并削之儒籍記
李秀彦又啓顔昌不因之更協之義罷皇原啓并罷聽京鄉儒生李立爲首
儒生　崔岳疏請其配於曰世權忠言至論作以爲譏巧黜耶況指以爲
儒賢辨誣是何心腸爲乃幼主而恐邪予甚痛之不忍正視郭世權罪停
罪之待平閔啓重啓曰世權以吾人有道之孫世濟思其忍出爲疏世權上疏下
明日閔啓重數君復黨謂臣爲吾人有道之孫　臣　曾祖視之無異臣　趙以直道
事明言兩朝　祖父臣　再祺其兄舜祐當光海偃蹇沒世　臣　父與臣　以明赤

秋憎世不顧旨之家世濟其美而等事重所謂世濟其惡果誰歟乎請其旨
重問下列款而明示敎命遂出給△十一月下敎曰大行大王誌文當以行狀中語
换出而今此誌文中服制釐正一款殊甚踈忽使之依行狀改换以入進士朴鳳祥疏
略曰釐正服制是何等重事行狀誌文是何等文字而其定罪首相只以從
他人等語稱之所謂人者指誰而言歟凡人之說有是有非必須明言其說
之非然後從其說者乃可以罪從其說者既受其罪則有何顧惜不僞其說
者而不爲之明言直斥爲妖爲目一不分明之說乎至若喪禮文所謂朞功之
制喪難決疑云者殊涉曚朧後之讀是文者何知定制之爲朞爲功乎至於行
狀元非刻石之文及今改之尚未晚也未論同攢代痛文服喪事答曰循覽之呂
盡言之誠乎甚嘉尚行狀當今改換即令行狀中當初議禮之事度者指
名改入大提學李福源依上敎改入△九月間一夜訛言忽興三桂兵至人民驚亡
轉相呼呼達夜奔走街路塡咽至曉乃定△十二月兩司南天漢停啓罪睦

吕明李尚眞等合啓門黜罪人宋時烈復托山林把握朝政專務樹黨排陷
賢良君父之所倚任其非黨類則必傾擠疑忌異己乃逐居上席分少不稱意則
含憎伺隙必肆乃已關節依藉請託行于公頌立黨一視親疏臨司忤旨
或曰自斯至於為年逆後時名物議欠退讓水嵩時烈目睹乃以辭偉寸諱群
訟後朝請州人也應三父子之變世所未有儒生建議劉則誤其立要嚴指道
臣臨刑誼儒甘毀常乾倫至於殺間傾厚文而極矣惟我孝宗大王以仁祖武嫡
昭穆既嗣位奉命繼至尊主宗廟者十五年邦家嫡統捨此何之而仙馭賓
天將加既措其曰不害為庶子曰嫡統不嚴有國以來垂有十年之君不以嫡統
許之可乎後吉孝惟恭依操時烈雉唱雛和箝制一世驅迫舉國有忠國
之論的辟禮義之以為邪目為逆者雖欲徵其說宗之論可謂眞百世而受時
烈上旨者遂肆殺之父子從至於鋼廢南多文士逐竄之上枕名流坐其論論
凡幾人也衆口交發理窮辭屈之後誤以明律其本豈忠賢之臣全眩譁昧奪仁恩

王后之喪也大王大妃服制又降爲衆子婦大功之服蓋時烈和以體而不正斷之說礼
官不敢矛盾其議耳父子相繼之體嫡妻所生之謂正不正二字何敢加於孝廟身哉
惟我顯宗大王一怒斯赫聲罪莫逃嫡統旣正倫紀復叙而殿下丕顯丕承討罪之
典寧容小緩今朝廷盡其心腹賢関皆其爪牙以先朝厘正爲疑豈殿下罪
時烈以爲失德請案時烈極邊遠竄上曰受孝廟之恩稱以爲焉得無罪乎
若謂此降則非時烈本意矣兵判李尙眞大成南九萬陳疏論救今相許積劄曰
服制之爲三年且古不易之典而宋時烈䟽屈者故疑人駁正樹黨橫議應收露而
誘乃肯遂使一國不敢言雖謂之先一己好勝之私後國家宗社之重可也至於合
啓中乃其本意宗出貶降等語抑亦不甚乎身榮名擢莫非孝廟試可之恩報
主奠性大寫收闭彼雖無狀寧有貶降之理乎上覆荅吳挺昌金廣李宇界睦昌明請
對以爲逆時烈之啓庶爲鎮定之道矣上曰然則遠竄可也遂配源德豊陽居張善徵
上疏論救判府事鄭知和劄畧曰十六年後有此追罪之擧并及議禮之諸臣此擧猶恐

嚮以世祿之孫不合國家之類處典禮既正之後可以復說於此際乎△仁宣王后喪今
上當服三年與否議大臣許積鄭致和金壽恒鄭知和以爲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爲
其父服期其爲母服齊衰昭載儀禮而觀女服與王子婦服亦同載於禮儀今上當
服三年明矣命依禮具行△前所三品以下成服後依已定例以白帽白團領黑角帶
行公△上議以明年元日受重服司直吳挺昌上疏曰嫡孫承重重其文司馬保斷以爲
宜服三年重於待士庶亦以爲承襲者因其業而制服三年制服令曰小祥滿則服
小祥受服在小祥後則中心受仍通三年而除宋儒黃餘著文獻編正爲古今通行之
典也今國家從先正臣李滉之說將於練祭受服臣謂不可今先儒已定之說而虛以
爲無於禮之禮以亂一代之典也願下禮曹禮官文許積尹鑴皆以挺昌爲言是顯
相以爲代服必待小祥者古禮司馬保之說也不必小祥而受服於朔望者先正臣李
滉之言也臣與金壽恒累日講求則帝王家亦與士庶不同既踐其位行其禮獨於
受服一事必待小祥則其間祭祀節目反有不便至於祝文稱哀亦甚拘礙從明日

臘祭則勢不可待元日親祭受服為宜從之△穆鎮東堡於盧坡陞為萬戶撥
同仁堡所寘寵移寘面堡所厚州從道臣閔九萬之言也△設縣於龍仓寧
臣僚之△兵曹佐郎趙宗著採古今帝王勸學語成冊子以進特賜馬裝△十二
月以議禮事合啓曰宋時烈己亥獻議有曰孝宗不害為仁祖庶子又曰次長服斬
則嫡統不嚴所執常在不正之庶子未得妾庶之明文云而春秋傳曰猶雖正而無寵
朝雖寵而不正猶乃周景王太子壽之同母也朝乃景王之庶孽也然豈非正其不正嫡
與妾庶之明文乎及其理屈詞窮以遵用明制今春仁宣大妃之喪又降為庶子婦之
大功本主所體而不正之条大本一誤隨處壞綻時烈請罪賊依啓

肅宗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敬明配天合道啓篤敬元孝大王諱焞字明普
顯宗辛丑八月十五日誕降于慶德宮會祥殿丁丑冊封王世子己酉入學庚戌行
冠禮甲寅卽位于昌德宮仁政門己亥奉社庚子六月八日昇遐于慶德宮隆福
殿在位四十六年春秋六十有六男二女明陵 在高陽敬陵東岡甲坐 庚子十月二十日葬

妃光烈宣穆明顯惠聖仁敬王后金氏 光山人

領敦寧府事光城府院君文忠公萬基女 辛丑九月三日誕降于好賢坊私第 辛亥冊

封世子嬪 甲寅進封王妃 庚申十月二十六日昇遐于會祥殿 春秋二十 誕二女 翼陵 [illegible]

繼妃孝敬淑烈貞穆莊純仁顯王后閔氏 驪興人

領敦寧府事驪陽府院君文貞公維重女 丁未四月二十三日誕降于盤松坊私第 辛酉

冊封王妃 己巳遜位私第 甲戌復位 辛巳八月十四日昇遐于昌慶宮景春殿 春秋三十

五 明陵 與大王同 辛巳葬

繼妃惠順慈敬獻烈光宣仁元王后金氏 慶州人

領敦寧府事慶恩府院君孝簡公金柱臣女 丁卯九月二十九日

壬午冊封王妃 丁丑三月二十六日昇遐 春秋七十一

嗣景宗大王 嗣英宗大王 一男延齡君 娶商山金氏判敦寧東弼女 一女 [illegible]

元年乙卯正月掌令南天漢正言李壽慶啓曰宋時烈身爲樹黨布置部曹培闡彈

論盡出指揮銓衡進退皆自稟命今上處分少不愜意必含怒寓諷必勝乃已至於近陵時石物歲久退壞之水患既自目睹而敢以碎骨等語肆然譏嘲畧不顧忌當其理屈辭屈則誘以明律其本意實全賢滌故仁宣二王后之喪又降爲衆子婦大功之服盖時烈初以體而不正斷之故禮官不敢云有其議夫父子相傳之體嫡庶所生之謂正不正二字何敢加於孝廟三身哉疾之安石國朝仁弘其所幻面者行義自能欺世盜名操柄也固植黨也繫心遲而陰行僻而堅身今朝廷盡其腹心營救言之替口被而將以庶子之說爲是以時烈爲直君子先朝厘正爲誤請求時烈極邊遠竄

△十二日白虹貫日辰時營頭星出坤方隕于西北大如瓶尾長四五尺色黃白又天動聲如大砲人家動搖禽獸驚走△三月清風院君金佐明劄言近日之事可謂痛哭者非一而莫及且大者有一夫三至之讒能致曾母之投杼盖母三遷之教格於閭言曾未有聞而外間傳播無人不言以殿下至孝之

慈聖之至慈人言之切迫乃至於此臣敢無生而莫聞也福平君楨兄弟荷孝廟如己出之恩而先廟君同産之恩出入禁闥瞻拜閤外乃使合殿紅袖至於有子而莫之禁過則壞殿下之家法為如何哉留中不下命楨㮽及内人貴禮常業拿囚鞫問許積尹鑴以佐明誣訴欲援王積請對至以晥闕反罪為言顧相許積入言諸福之曖昧佐明之誣陷佐明特命金吾明聖大妃聞之夜哭為痛之使其上衛宣政殿西廡自帷後大哭痛哭而叱積曰汝以黑朝為臣受恩如何而不思報效敢以吾目見之事為曖昧乎積惶恐失措乃請諸福之罪而出上命楨㮽及貴禮常業拿囚原情稱冤即以放釋而已命還因南間嚴閉豈亂及常業之情能叱宮儕曰楨等慈殿亦不忍按法并減死遠竄楨㮽貴禮常業杖三而已尹鑴力請放還△副提學洪宇遠顯異曰易之家人彖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是以婦人正位乎内不襟外事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殿下

冲年嗣服躬自聽斷慈聖初未有垂簾之事如有何言則固當論
之於殿下〻〻詢於臣鄰而向者楨樫汚衊之事慈殿猝御殿室
親自渦慝臣鄰顛倒莫失所措遠近驚聆咸得不駭也易蠱之九二
曰幹母之蠱不可貞程子傳之曰子之母當以柔順輔導使得於義不
順而致敗子之罪也亦願殿下深惟幹蠱不可貞之義怡辭下氣彌其
誠盡其道使事合於義無害於理慈聖不貳之德將與姙姒匹美矣又言
金佐明劉無母之教格於間言殿下母子之間至慈至孝嬪間之心何自
以生於其間哉何爲形諸文字傳之遠近有若兩宮眞有是事也答
曰予以冲子誠敬未盡之致予甚悔恧△吊勅之來遠接使吳始壽使譯
驛問大通官張孝禮曰今此兩度致祭有異前例孝禮曰皇帝以先國
王有沈痼之疾而事大之誠不替且受制強臣不得自由故惻然特用異
典譯官安日新金起門李希輔朴廷藎等告始壽及到金川黃海監

同尹墻見始壽言孝禮來夜猝至其所言各條事非臣等所不忍聞始壽曰辭傳如此今又聞之當面陳於命讓之日及還退憩所聞上命許積詰問孝禮〻〻曰此乃醉酌之言事遂寢墻乃上疏曰通宦孝禮其臣少時同閈相親故行到平山不計私瀆之嫌直入臣房略有酬酌而臣强之說初不言之矣始壽上疏自下墻又上疏曰臣强之說遠有原委頃年楨昌居後還自燕京然〻以說陳達於先朝今者始壽又然遽達前後辭意大抵一般性夷之臣但不聞然說而始壽一家柿龍間之人皆疑惑則欲得別人為證始壽又上疏力卞墻變幻巧辭前後異説遂竄墻于鏡城△之義儒生黃鵾請以時烈之罪告廟留中不下△清州儒生柳𤦪明上疏論服制仍進殷周世系宗統圖(太丁太甲之義)又論吳始壽臣强之說洪宇遠不貳過之語(金益廉吳始恢)因尹鑴之啓𤦪明及李晩亨崔愼皆施一次刑減死定配

○今相許積劉景曰今加律之合啓臣不能無誤焉禮經所謂長子死
者豈非昭顯之長子立嫡妻所生第二子爲嗣者亦名長子豈非我
孝宗之謂乎春秋傳所謂朔雖罷而不正即四種庶子之明文也通典所
謂皇太后爲嗣天子斬即嫡統在君之大防也況儀禮反爲長子諸適
子死乃立嫡孫乃得爲長子三年則昭顯雖有子既不立嫡〻爲孫則其
不當爲昭顯服三年而孝宗之謂長子無可疑者而時烈恥屈吝改樹黨
援而擴異議先一已好勝之私後國家彝倫之重至於遷陵石土之蹤廣
退壞之水變時烈目睹而對人輒過妄迁欲宗先說敢陳妄語終被嚴
抵猶不知懼反發憤言先自家遂水之地復居父體埋之處以媒辭罪亦云
延矣合啓中貶降等語過加臆逆不亦甚乎敵議中雖有妄發之語此
則昏迷妄非故爲也若不刪去貶降一款則無以服其心也時烈之被罪不
全在於執拗誤礼在於力戰公議若夫廣廳議啓諸臣不能違異於一時之

議不能自振於剛退之餘實未施焉罰謫旋下收敍之命惶望明加意
命移配號△肯今趙嗣基顯畧曰孝宗棄居時烈藉惡意
貶降斬爲庶子朞年之服不裁所以孝廟爲嫡嘗之於淑劉宗
之於漢耶君臣之義不明人莫敢議時烈之心路人所知論者不思
作言罪止流竄今時烈芥子䟽明著明時烈當初本之意復圖以上
曰宗統自有故妖機也非疑也貶孝宗以爲庶明嫡統所在之傳徵
以橋闇則是仁祖之嫡統不得傳於孝宗而孝宗之嗣位不過爲虛
位與假號今日臣子皆適爲僞朝之適臣矣豈曰俑之明大倫正大義之
思惆溢於辭表可不休念△四月宗室靈平正泗田書曰諭奏曰臣見宗社
危亡大臣惜祿而不諫小臣畏誅而不言臣今不言殿下何以得聞前誤
於宋而後說於許尹黨論誤社國亡而後已殿下何不殺其甚者以礪
其餘上以宗室干預朝政命竄配△兩司合啓請時烈栫棘依啓

△六月如岩朴泳孝曰其時正當光武新即位之初自知國勢危蹙陰為渡日地設禮之日方謂

檀君箕子遺裔之說外托今年日內實有托扶反尹宣道之說微露其心然而趙副董柳世榕

之疏並彰其志許之於論開繼照以為同上殿下之術可試於知主乃曰先王所以照一世許歸

者必由於前三上子治為陰陰之意以為阿打一時之計着起乖請百計究問內以為動遠

聖之心外以提證殿下之心及楨楨等自隔同謝之科則又缺某時指遷以宜前日之許也時

外之罪治於仁祖之時於宮主伏願一遵仁祖處仁祖之法斷然行之上曰宗廟下布朝

野焉 朴應林 呼聲 △慈殿以諺書下教曰予乃生國家亡之人至今生存實為痛恨我生必有

參其國家則豈徒痛恨於生存而已乎但不思之辱至及於先王且以三宗之故臨危至上

聖德者又以予不能即死之故得聞如此之言只望速死而又遭此罔極之言惟欲聞之

不言而死矣如此之言自下何以書知之乎許積劉曰朴應之壓該諸臣殆無應人各

又指聖上以德有所愧誠古國以先保王室欲徹上下之情匡必殺之計至於先王既其所

臨殺由於此三君子之說陸何得罔上乃敢筆之於書上達雖復之聽乎若夫內以驚過

慈聖引以親寫殿下之志為又好奇恠人口歸為僭逆之罪以慈聖之意世為不敏者
朴泰漢案樹之說也又謂此人誣之云今若捴陛下使其一假其實則情状北露矣哉
原其事即同於向日朴泰漢以畢子例坐於陛下以代捴世上書為證則有以知為神人乎
頭陣今為之大臣所謂接於其君似是窮状使曰今掬在同罪耶同則處其陰謀
卧慈曰那今君臣上下所至殺亂而大臣安之其殿下之心乎臣知殿下之事慈聖必有事
武斷朝臣之輔導殿下以遠禍患以見殿下之正於父子慈聖之正於慈殿之情之遂前
聞彰於慈聖間惡之至陰有其不安於心至不測恠之說臣夜讀高祖未消其說慈聖
之下此言之說此殿下之過邪謝臣之過邪誰近使問豈不惑焉哉嗚呼之何有不惟手
安其敢近四十使之無異可以快殺殿下之心懷輕重畢引為慈殿大慈聖明知
慈聖之心所不悅者在於何事此在殿下則亞自謂各道在朝廷明明在無則其慈聖
倘能思慮以下此說則慈聖之至於無悔於慈情而懷然無不靜矣 臣欲論之後状聞
大臣以慈聖之下說春向殿下之朴泰漢入侍入侍慈聖之惡其疏條旅未安者以下數

慈聖之所未安在於妻道既章之危廢一朴泳孝大逆爲離之罪也雖罪非以重律不足以
贖其罪也雖然隱跡一上黨朝敢赦之甚其頑指意使爲所謀行以時之悉譯也其
意蓋亞言外間道者皆說爲之無狀非敢非毀先王非毀慈聖則其誣謗者固已甚
因此而後則遂至放恣於慈聖也請曰現此越嗣其號敢以人子不忍之說加之於君上
雖然提疏其教免論之人不可尋常處置制度宜從判尹則上疏教劉其德公論所
其今身恒疏實曰今日禍亂時到之罪概以亂國命作威福爲罪案至曰人主不能正
其罪誠令時到誠有權國之罪雖然若任而尊之者非古之忠臣先王也耶况以我聖子
而已爲慈聖祖母先王之大妃私明見惜受罪於下任其把弄國柄而莫正其罪乎同
者臣强之說若指北禪之君臣上下莫不嫉痛攜有承旨之輩此皆爲臣下而無其
時慈聖下有存之敎曰先王於此果有一毫近似者耶慈聖所以痛先王受誣者亦在臣
强二字矣人臣之强孰有如國權威福者哉然則今日當下之誣不在於宗國而在朝廷
之如自宗國則亦之在朝廷則置之其於義理果何如也恭陵追指殿下者乎自敗倫

亂[illegible]有旧[illegible]以此[illegible]舊望之迹辭名自古未聞也[illegible]而[illegible]則當非直[illegible]

佐明之於國家而同休戚之誼又非他人之比則雖出[illegible]望王[illegible]之[illegible]福

[illegible]社有[illegible]無此何[illegible]人[illegible]口安正位子[illegible]其不文曰

家人有嚴君[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安之[illegible]又排斥[illegible]之[illegible]四[illegible]安内外

之位[illegible]子之[illegible]為[illegible]作[illegible]明正而以此[illegible]而高崇國[illegible]至於不國之[illegible]

還之為其[illegible]子而不敢出於[illegible]指示[illegible]之道於[illegible]下三而也[illegible]以[illegible]明

庸[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且[illegible]大[illegible]如[illegible]國而至[illegible]也[illegible]而

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其言大不[illegible]正[illegible]未知何人以此[illegible]而[illegible]

此者亦為於而事[illegible]此不可不[illegible]正[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大[illegible]於[illegible]

矣今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以致王作之不[illegible]下[illegible]何以[illegible]耶此[illegible]好人[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此亦保護之道耶而悲[illegible]之[illegible]是[illegible]為於[illegible]為[illegible]上

之外可[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有少[illegible]而[illegible]於

合辭請將於前席此恐不足為陰地則至矣猶不為慈聖之地至於揣摩之言辭出
於殿下之情畏則不啻為孰孰之仁而自下功稱頌頌之無僕從旋符之不畏且其奇跡之言
豈以為初非重大之罪比如家人子弟之近時嫉姤於父母之前是何言耶先王之所深憂而
難發者慈聖審諭於臣僚矣此不以先王之憂不憂而為聖之戮為不少假則亦不敢
肆然為此言也自大妃垂示豈指經李虔尹鏶輩上眼從慈聖退歸許權以請辭謝
劉李尚虔請上與慈聖異宮而居上下批旨有曰大臣之女猶有疑慮派謫之典況
時烈李虔之罪人皆蔑為示羅辛殷鑽地無禮時烈一賊倫論彥據亂紀制所當論
以一罪而以李虔為亂臣之藪淵之以次律矣卽劉所謂隱惡於時烈而不知其言之侵犯
君上者蓋在於驚愕又曰至有劾戮下以吐一言慈聖之云者尤不勝駭惋是惟欺罔
我母子嗟母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以不近理之說稱爲君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况時烈
之罪人孰一見劉牘仰天叩首生不如死負痛抑云而可謂請全壽恬靜寢答曰中道付
處之請達覺依啓配矣若朴濟則定次配遠地乃更書判書曰尹鏶趾謫大王大妃膝制

然以斬衰言之曰宗廟則從禮之義固士庶之事不同有王朝之禮故也王朝之禮自有大統
既嗣長子九五固不論適孫嫡庶而自為長子為君之禮 百官士庶皆服斬衰雖世孫之嫡
亦以繼統之後此可謂不為之嫡從禮曰為君斬衰與諸侯無二之義為皆服斬衰朝廷
既使實用古禮宜以國君斬衰之服非但古禮國朝成憲皆從之而自再引皆以未從者
者矣則既已從古固不可以是雖之追然則己後大王大妃之服亦當在斬衰之服而
既然不可追大王大妃從此大王之服尚未盡正是也大王之於大王大妃雖是為君服
其之則既為君臣則宜服三年之服不由更為斬衰與士大夫也臣謂未就大備時大
王大妃既服以斬衰以從三年今大臣合相許積曰世孫之於國家世子既同母宜服
本服為長子三年之服雖不有繼世孫而言也臣謂禮記之所言之禮為臣於君者而言
也而自周以服世服為亦不在此限也右相許積謂判府事鄭知和亦以為同為言於是上
排衆議以斬以斬衰之制奪命於此時三司使議錄錫冑亦見積曰子世臣從判清議之言
是實積曰宗國久是服亦已久世三為正當斬為是語也錫曰臣膺如周禮文法

在五服之中矣積曰此何謂自做之說也世子爲國君斬見於何書耶錯認以爲合爲
齊衰則恐其爲士大夫爲孫服之例蓋禮曰天子諸侯絶旁期今大王若不在嫡孫統
重之位則當并與其服絶之豈復斬衰之服哉積以爲遠君三年以明君之於民有父
母之義先王之於大妃乃子孫之倫子無臣母之義則固不可擬之於臣民服斬之類也其不
可捨本服而降明矣論所謂在高爲言屬於己之義也屬字之不可加於久世以上明矣
先王既爲亂倫而厘正之者耶厘前日之誤而反齊衰三年之正也今若捨先王已正之
齊衰而至斬之過則嘉善先王厘正之本意恐未免敗盡而隱陷大業將不明於後世
也積則臣嘗積議請宗祀和敬以斬衰做行古禮今國大臣之議亦以禮經則終無明
白可據之文大王大妃服宜以斬衰磨鍊△吏曹判書許積疏言臣前上陳疏者
固本末之語康時則有不悅之語至今攻臣以付托宗統嫡統之論臣不知其所謂
也天吉今國朝大臣人誰敢妄議於後王之事將疑人之自而得已△十一月引見備局諸
臣上謂許積曰自今所求一帖畫何渡洗前頭高丹一策也上謂積曰持出維攜中流適

然則安有錦霞之望以可推於君道矣吾上有一篇之乃論事也其文曰夫濟國之道
有五一曰時需之二曰用賢良三曰知出律四曰時開其道五曰聞賞罰謹乎君臣
之義與之治國一事何則夫舟者君也水者臣也苟無維楫而中流遇風覆溺難救
矣以此推度於君道亦可知矣獨謂與吉是此鵬然實焉賞罰謹之吾儕舟水之於難
詔諭所書日位之青見以不日織厶什他將厶二年丙辰之設許將羅實曰勸伏
於吾形處以於不民聖人每不為虎隱而爲亂令日之宮務條况爲當而設令不一
民不能令以出此人以太安意天下之大日不肯國家之大患者指尹非不知也更別尹鶴說
言之其此別之第能于國家之大計至於作揆之說別務雖出吾之意係乎倫不說
之倫其所說指大尹鶴之以下之語不為隱藏之意云厶都承旨况指福祚揆之旨數術甚盛之意情以說
十月有使吏曩為福命相詳積自緣照映世子隱賜子且命二品以上會議以驗所到
女人以吾以禮許之且其福邑宮人寺作此之收復福之有制之乃慮無教者雖真之於此兒之召
大鐵以獻之律受新山隱貽宮於京識以許積留於此寧從臣者謁之說也厶十二月二十日大宴山

城府積得逞白合柳赫然臣許穆宜祖世宗議
三年丁巳三月左相許積請語歸後上從之尹鑴上疏言注濟問罪李翊不得不命元禎指使之
張後不得不退上復召之而上將親册後元後於是許積還就朝廟位其亞親也則當當嘆御極
以復其位而女禮既備恐大雷雨暴仙捐征帳帳屬下高取製衣上雲異事恐欲無而何[illegible]
請以正禮明宗院堂太廟須中外不允舒學及清未全臣儒生相繼疏救日臣卿尹鑴表奏不
享等為時列訟并命使配判府事鄭知和劉日昌會府以人臣罪章上告太廟亦必
有告廟後其人得保全乎又曰全妻死告廟於既死後大臣許積劉疏言正其今日事
不相類至於尹元衙之死於明廟末年而告廟亦宜祖朝追門追臣以元衙雖告廟而不加
罪為元衙[illegible]告君之辭若是其疑問劉晟谷曰李惠己盟定又以問禰然後李元禎守許積曰
不當告廟識此學最後盟定且南指折培臣許積曰有事如告祀亦以元注今此告
廟本所不已全偶當以已元罪判事周國制非時列之假錯所得放任不當假借以對時列卑
世承忠時時罪追廣而以不用之途宣施之今之議者以時列已晟復祀為是亦非虛狀矣
且既因言之祿政許積位至長公年今八十三當入當社而故事非文臣不得入社上特之必

上上壽于大王大妃時以四月二十五日行禮以為以一國之力不能上壽則是上負其心之實惟其不禮于

厚山島　〇四月行問二月根河雍禧上聖日殿下勝御于慶熙宮大臣姓問對前之姓義

等之問言事之且其照禮綱事作之議其綱德全之論為以照民君之高尊時則之實事以

雖同清閒為爾恨之心事是大君以大宮于天地之間澤之德而姓君天道天下之人情可逆也時

到林下之一奇士師善而不世之恩義因君臣思猶之子其諸錄設之而不若怨禮之人而已

之以此事日非日不為天下之臣惟事室壽恒之思錦殿命之臣上壽論事其罪則而謹諫

請民謹事之罪論作其錦根陸之名在同清其赤心而能不鳴呼其遣下不見聞之最左

左之臣速其前職孤之其集罪相權之一位長而屠從事其天道是則其離從時其罪之罪上

今已四年待而板祿後而歸而有明聖時而清一朝道然使祖聖有賤之亦惟殿下與京

於重死之際河以死於日以特其是而日之以其以而盡完通此德在在醒時得何實以書載六十

月日錦計僵設錄所以全其別有總問之德在所深身在全寺禮慶山命錦錄代為恩利術請德從

年安全罷而以以深事開宮何從此陷之是高宣山等而謁從申而民以根下話可消其宣無其別請

五年癸丑二月南以恭上疏曰臣竊聞街巷喧騰之說清風府院君之妻亦即校書正字
許筠之妻也府院君之妾與筠妻有話常往其家為筠所致至於邪淫盜竊諸孤
哭而故府院君之妻雖是賤人乃為忠嚴之底由也筠乃敢打罵辱如此朝廷無臺諫
下言之者掌法之官亦不敢誰何此古今天下危國亂邦之所未有所不聞也臣又聞
大司憲尹訒之在江上也公然斫伐西道近葉松數千株造家舍云凡生松斫伐滿十株則罪
至全家徙邊而宰相權門盡山所取以成其家而置之不聞豈不大可寒心哉且聞近日韓
之家孫人妻妾女子騙詛詐醜辱萬狀都城之人驚飛憤盡喧如昇沸雖未知其誰子右
之謂何而此亦古今所未聞也答曰聞甚驚駭令攸司速為明查許筠子(筠妻柳澈之女)亭
因許筠疏下(筠與其妻淸行消息難出其妻聞鶻而來救之事)尹訒疏下李袞伸救尹訒雖大運請封君救命行其判尹
金佇右尹申最上疏言猶奸則加位洞居幼學金世輔先山松柏三百六十株尹大司憲家
送人斫伐車運馬載以去指證明白故將為言啓因大臣重臣之言令而行查昨是卿宰儒
此亦次宰伸鶻而斥此萬世輔并遠配宇朝最因培蹬罷職孫人妻妾常刑責捕隨合

虛推罪數倍億万其次王爲計堅所招其過五日發啟諸奴婢如出一口推大逆閔應淵
投書府其主徐應賢之奴 其兄金義卿推問次王反諸奴婢皆變辭於是計堅及次王幷送南九萬遠竄
臣竊念禁府啓府院君某之所爲啟之自外謂僞投書以其柳徹文好嚴儉三月
江都有投書之變及時發諸道僧軍等擾始於江都前水使李福堂且從有投書
云嗚呼此何等時昔亂罔極之時也苟有義氣之人必當草芥亂朝以正國家今
諸公謂大衆擬逼都城天借手於諸公今之爲政者欺君誤亂其國政而反至慶
外擬將屯紛城此何心術也今十三日即癸亥反正日也以此日方議直入僧軍合勢入
城之檄睢顒孫楨川君與慶安子而時在安國洞此真聖人也國之宗統今日之禍以
宗統之失其序也今諸君爲立此君以正宗統以祛朋黨則撥亂反正非特一時之功
今相與兵判即爲斬之光城以下亦不可不除者也竊送此書于兵判金錫冑請對奏
達兵判訓將皆直來闕因討捕所啓投書人鬼掌隷捕李福會物於覺王孫
姚黠見者 姚丹州安置廣州出身李仁徵投納李有湞庭鞫承款大庇刑鄰籍告廟頒

救左相權大運請以因時烈輩所倡絶嫡統之說而釀此變之意及於教文
中上允之○上幸露梁大閱望見六臣墓特命封築因儒疏立廟蓋從○生
負宋尚敏備述禮訟本末作冊子且陳尹鑴等誣悖之狀上疏以進上命鞫
問尚敏刑五次物故後以禮律一款陳疏者斷以逆律事宣布中外○合啓宋
時烈絶島栫棘南北為殺配南原許穆劉論床時烈當死者三諸宰請對討
積曰時烈罪狀已具合啓不必更陳當中外皆以貶降為罪臣則曰渠雖無狀
受孝廟罔極之恩豈有貶降之理乎必是挑撥所致矣及見檀弓免子游裏
之說時烈所編前自陳妄分故臣亦以為然矣厥後抵時相書出然後始
悔臣知人之誤而尚敏冊子投進之後无知本心所在自古權奸罪惡既著之
後寧有不死者乎御命天曰其書所言皆是不道温泉則逆符幸行起足
寧陵一不展謁云者是何等語耶諸臣陳請終不允吏判洪宇遠及生進
等進箚援律不允○四月抱子橋掛書南黨國濁土頭惡恨人心離散宗社

危急大禍已迫和光元衡之惡延在八旬又利害之人為之寒心前古未有兆部
士奴居昌推訊可得其負之語訓將柳赫然捕將金東弼之冤亦知其中要
老鎮邑李燝[以事]居昌推鞫經年推覈數月觀上密啓請於大臣御筆可驗闕事
者大將說[小字]危迫於中所以諸臣將兵者即具置之又曰凶人李燝群臣
於獄辭云燝固臣疏族往來臣家者也燝實有罪則不能早自擺脫臣之一
罪也知其無罪而姑則臣又懼之積大運路回闕門至近之地群然擁出其不
過慮國之徒為之請究詰居昌其事遂啟於李燝之端翔承數錫之上密
劄救之積等雖亦燝為姦而為鍋護其事遂前莫鍋等所憚也六八月
判府事許積上劄曰今議政許積先王之顧託上所親信倚任大老重而締交戚
里以為形勢宦寺貴近結為密客伺上動靜以為迎合有相門內官之說
深山險阻城壘為許氏是若之其孽堅子所為無狀國人共知因開
九萬疏事雖發覺而掩匿要從其與九萬疏鼠堅之事無辜人心莫不快

反目畏惡門庭如市賂遺相屬其所深者貴戚宦寺其所親者
訟諂面諛彼入相時其時烈相善無一當議論無一違貳時烈
敗後附合公議及告事議起見外戚貴人陰厚罪人者乃曰
若行此禮終為難便沮抑不行大義在宗廟乎在時烈乎江
都賊書又不即上聞何也日月無光列星失行皆大臣之咎
惟殿下察之臣老矣荷聖明優老盛德返身鄉閭復入修門
世道人心至此極矣若過一二年當何狀世道人心即答曰
觀卿劄辭不覺骨寒心冷相以元老蓍龜輔相三朝竭心盡
忠可質神明而卿以山林耆德不念寅協做出陷害之言劄
中所謂締結何工等語必有所聞處使之自首以為處置
之地禔又上劄請罪仍出門外令本道給馬下送幼學李
啓平疏救許積禔作許積上命遠竄禮判洪宇遠疏言積溥

君東政治致未著綱目責不能為救時相穆之攻太濮山
林之人言語朴直上怒削黜宇遠自戊申以後李畔甫立許
穆權大運洪寧遠李鳳徵李堤吳挺緯金澳許積閔熙點黯
柳命天賢吳挺昌始壽始復俞夏益重綾者謂之南時烈
按律之論清者持之許閔不可請權以欲待去許積而殺
力攻積既忠用穆來還漣川上以為權李指嗾權大載李
鳳徵李沃皆遠竄亾九月新遣東萊改工親閱露梁命
造火車百乘初壬辰日暮使邊以中始製火車三百兩命
兵權慄以助幸州之戰其制闊四寸広連心火發相繼不
絶聲振山岳倭大驚遁去其制微此

六年庚申三月初以判大和金佐明趙絅配享顯宗廟庭後尹鑴等以鄭載嵩疏陳其
父議禮事出享至是上以先王廟享之相臣命公卿雜議命復太和與趙絅△二十八日令
相許積為其祖潛諡請宴是日天雨上謂侍臣曰今日令相家諡宴而雨欲賜油遮日宣侍
日內暗油幄已將持去矣上怒曰御用帳幄任意取去此韓明澮之所不為也仍命拘繫
職蹤跡偵之一時權宰畢集福善君柳赫然居右位西人兵判金錫冑金萬
基為兵情張脫時往赴摘隷以此還奏上聞之決意黜陟命召牌招柳赫然申
汝哲金萬基卽其宴座承牌萬基預起積前縣萬基手曰此何擧措公必有知萬基
等以不知將手而去滿座失色柳命天謂積曰令命招將兵之臣而不知事機君三公俱
進請對則可彌縫矣積曰近親上意顯有厭薄之意△今雖請對無益也命天强之積與
閔熙從焉請問則已下備忘諸將臣易得轉移之頒軍旺之鄙也一夜積等惶恐是故曉
出江上△是夜備忘記夾兵權付鎭訛言滿朝危疑多端軍兵將兵之臣不可不以近宗
至親任焉令萬之柳赫然姑罷以光城府院君金萬基為訓鍊大將申汝哲為總戎

使即令陵官之後且令上論竟奉大行法揀之間守凡一遂亦曾何立然言日晝一更可
衛將大同使主簿歸上於上書奉遠棟於下史官判書事示接總先制者令京門外以
遺以二十九日傳曰令原缺特將人金奉於政府執用以三十日三公陳勘辭免並免傳曰
金奉保爲今秋政郎知和禹在於政郎我書爲史官判書趙師錫爲史參朴泰尚爲
史政判義禁事尚兵部承旨書封同大司諫柳尚運正言李克綱出令既隔持平趙持
使朝授以大司憲閔鼎重當日會爭啓使高置大將自京事殺從於此時度無以嚴論
長銀誌表宗 指揮之策皆同特旨召六三公一空即遣臣未知惡事處何其本意而
殿下何使而能之臣尚可學遺臣無異同情過失恐以乎今既隔持平趙持直恐出師間
鐵制存奉同宗通退寬時依啓既許 情其推緣追究 陟隆爲朝保錯初
陟陞以後王之説日於向外爲惡西人次官會鍚書皆論休休於原匠底荒刑不則府
直亦免陞宗休休不復匪到并田鍚皆之被問陞書中冊展本事兮陳品張可立之
院長未當侵曾辛世 貞甫匠間將此高得其爲臺調查所日上同上安后則平都事
小政官已徒降

李立身朴斌南斗北寮樵顧善福早新綠益家留轄通即來告錫冑與白金四百兩
三人分持各投三處探諜婢僕出入無間些揭綿絲奸謀耙抹無不覘知一日韓宗婢子
有痛指端者問之婢曰吾宮多造戰服連日執針指端瘡痛不可忍也又問造將戰
服用之何處曰以一同三升所造究至百襲立身悉以告錫冑萬基亦以備變設備
客僧邀而入甚尊待使坐詰僧名且而錫冑辭以疾蓋慮有變也乃語萬基曰吾兩人
皆不去彼必生疑公可往矣萬基乃既從入直便稱痞症經欲大盃只喫菓飯而避盃
之至寧詩不飲錫冑即往精抄廳現雪校角力戲以觀其處積入客說位息有雕鶴
飛入亭中錫冑望見張宴遠使鶴之飛入座上東奔西盛顛倒器皿踏無倖存者
從令觀之曰此兩人自亡之兆也宴未罷錫堅辭至人謂為西人所敗之兆也○四月金錫
冑密啓自請將府廳文書因仰而已新設一屯而臣未知也今聞設為五枚有騎
兵親兵其數不下幾千甚為缺萬松思以許堅婦子許兆指與別營七書尚
立親臣於諸兄弟行止踪跡尚立許積兄弟間依謄山院從相經營配京作

楚禎濟相禮稱安置寬洪宇德明吳臨寺杜山五月生吳興等寺吳福謝氏太夫
人續護兵道府舊古士拙劍吾頭侗上座詩詞壯觀臣至足堅謀魚皇恬說弘多部名來
李克濟喜高獄固舍觀實上座四日初更國門枕門次南賢佛舍衛總衛芳訓劍罪
人歸施則承蘇尚年前至明會卻元惠眾宗子寅月曰上念憫詞良多冊惠世實兄如
不常則人承大說捨大臣喜而非也他日酒壺為三村殿朋遠交月軌此卡陰不若恐雖怯
終生天問則浚不為之拙四刑一瀉幸尚立一流不解諸聖原情承脈實是以此學譯
信為宗持然繪秘揖有保所上年三月吳將會元和留後國書子持日空土長秋聽氣
妙吾十天之寺而實一不寺則所會宗堂中亂喜望在北大臣知之而利子費書云西出
卅三人三日西人稍三人之則方一修滿天正經之衛作三尼為侍一尼叚棋源空知酒兵鉄
樸道的實山備惠記傳此三章主鏡自寺而本自宗中象示世之恩東鄉謀道干不
忍斷此行刑將高處後防待日道相親之影乃其兇等每有院國寺許寺了也府
諸江年當中計值古諸事會祖觀從近是三縣時悅度宗信給作陸之料次正之

楨身搆陷百般捏作曲爲逆堅之地終反己庇之案方赴江都侵殺逆楨家謹寧

戮送寧當請施寬配允之配矣 △引見時傳曰許積旣無預知逆謀之事且是三朝

舊臣今若殺待有德先王則待之明係四當例削去爲民放歸田里因以悠悠鳴死

傳曰內臣雖尚何敢曰許積不可箝處云朴斗卿則曰同閭之民皆以爲許積告從生

臣等當初貸其死肆然一隊達以此爲問目拿囚 △傳曰吳挺昌身爲聯戚傳之則實他

島圍置尹鑴黜府之後復設非徒力主金錫胄副体命下之後頗有不悅之色以循國等語

出於元禎之招仍其配所圍籬安置(鑴抵挺昌書曰堅之英雄與李 豪傑李文所知李文挺昌字) 李元禎以其挺昌降圍置

△引見時上曰元老萬鍼面質時楨云王候危急將奈之何閔熙曰福善君之說發於元

老之招鞫問宜矣今左相曰楨事不可不慎重且其兄因肯質故只請面質不敢自下請

拿聖教如此諸臣之意亦同鞫問似當矣上允之罪人閔熙招辭更問元老則以爲許積

宗祠答之言非渠親聞令於逆堅亦未知其虛實無可證之端上裁何如傳曰介楨被逆

△姜錫訓姜女萬松四次不服萬松嚴膝承服逆堅與楨窺覦危殆矣不知其數日字亦記堅

日本元為缺字直正之余循例當有不字相字且為之以等曾賢而補兼皆之更直字然
之陳術模塑同一次不服而傳曰吾恐無已所刑五次則光吾抗宜請勝覽抗下相設頭宜
初子大臣公承青男僧君曰術韓先生筆作像別立自日不為宗設權行組樺之府同明皆公
實從以三頭當待年且七十當有加刑送覽可重各立相曰請大臣并補來亂度命試免定配
大
將公事本疑刑三次天服矣又合議意以主上書病未有備詞為還上年各直之上皆為也日
無有指求年已思仍有道補指貫之令上年各直覽來語矣又去以與意況到堅吾口字
鄰國然吾宗有權力他日不諱則是以為之來之文曰韓諸吾韓曾有定來年居家大臣臣
策則好矣覽曰吾從古則西特莽告吾從來當時語服相之則此吾不從矣之文曰禮泉
如此吾國古之相指翻語吾之年度補宜究之計常說到後道延免于度諸日并施
島陸之西諸既死特欽島國頭宜置公策保社口且會說申等六人公命相勝曰次玉之庭
古今所未寔行明白而指空係堅指揮異同矣是以知惟臣死于之末俱言知處以主韶
策補其時判其策其如為此臣情既之雖未為是事是飢將命置職公府之指照時其庭

明川趙嗣基極遠遠障憶武李府使副去任貶原允公論落所赫然尹鐫亟正邦刑不允府啓言之

書參判趙碩自頒重累爲積鐫塵大處州府尹柳命堅司鉄金雲渴正字柳載遠處之

宜從末律繪并削版流權諸尉許積遠竄逆竪爲其卵育冒居饒地請削版依啓公

傳曰積子女爲奴藏家瀦澤而施籍沒事依施公傳曰燃黜春啓本宗佃卒還至福宇呂子名積奉之

公傳曰已定札論也有提批之命論道傳公傳曰先王行狀尹鐫撰之古人所製不可仍存今大提

孝陵積公朴漢承報朴汎撰并減死島配公李煥然業還名書字爲台瑞賢之其子業明

書之景龍樹於橋上而台瑞進來諸訊於許積家主意則西人中名官武將欲爲前除徙遠

公院啓鄭惟岳睦來善李夏鎮并請遠竄依允公府啓李袤啟論非積之黨首上下於鐫

遠竄閭廣奪許堅之罪尤爲逆堅請削黜依允公金栩啓曰日昨因院啓尹鑴亟正邦刑

事允下矣諸啓則照管凶逆動靜欲襲秘隨倍呼金錫胄意和非照管之世僭末爲說

於積亦於論前而作此說推以極之固不可謂而士直以相賢之罪知之者誤末齊身附徒明正

典刑然宜矣外此世主勝府臣議所有色祥之然矣承旨尹措曰積極寬亂時鑴上踈力

故陵此夫錢之狀可知矣據捷猶收區選異財精銳專營其猶一系連鎖夜使強其國中莫昌
貽積於綢中而貪祖債夾立曰前年引見將錢不得副倚而色作末以福個等誤使達區竝音
語兵稿之收皆人居所可為平風信之陸赤多所於揚然之額官未非稍可止觀四典之縣大
司陵生知叙不言其之閥者曰鍋以信東為璽之陵陰於知本亭之飲聲和握之飯舒債兵
匹陸刑陳先命鳩兆傳日尹鳥年傳組莫在基食之言對窃奇之性窮叢叢之行以文至未
披彰鉅坊言自在官者入圉翔得銀傳楊官彥同彪閉文字民日地據兄丘墓其陸量容典
竹爾言滿國為當時之所東亭於副脈之初稍以來才為窮不能不忠恥貧信之命首先用
以不次以至鄉月其為祭酒亞使洋銀源貴鳴金其字詳說捷洞倫用錄稀植令言物
其為漢官兵陸以什禁孫人死曰以槍殯滁依甚組攜商索舍王果產昔之犯律偷兆也渭是
死因之金及錢歸於吉伯使陵其紙其猿是擾之亂兆因重由來所夫錢其禍猶非要之
寸調視之至紅細之東乃毅排閱積對撰尋昔未曰此不過子弟進文見評陳其有閱曲
官則曰殿下何不以其為官之動靜等其所謂信其言者其其袖里使不得動搖其陵

其後乃更易鞋與僞以避管承宰語言羅巧音旨自謂予在神祥同下情杜厥後宮稱禮等
也由從鎮言而鎮則昏夜往來至與謝於其進一之喜家此則與語專反推譯之所不得詳於許
積而精之所貴者也鎮和與積不相悦及其堅納矣之後與積相親而復設辭府自占副察
以益日後之事者即非大慝所在觀其前席感怒之色髂再請加罪之語可固致疑矣
令以鄭元老所上歷言台瑞指李煥指鎬已來救煥疏況之其陰慘之計益爲與煥
相反匿名書與盈其乘時逞其之謀與辭府復設一串貲而密司既出渠手則居然
諸臣謀害宗社之計不待窮訊敗露無餘尹鎬所爲直用邪刑而熱亂臨死乃傳曰
當初乘時到慎亂之罪專由於取貲疏中眛而不正之語指擬於先王未免爲悖禮亂
倫之敗故特施減死令不可仍置禁林中直付處斷情尋全釋山令營權大運閱照
密謀逆孽仕翮潭徵許積畝桶之子廟政亂仲救桶穆請并減死竄付處不允山八
月寺僕正官李元成上疏言鄭元老向前上疏不爲盡告云云蓋元成與元老四寸
趙彬相親酒間彬曰我乃爭逆之人也曾與元老同爲密謀送其姪爲書辭書出其意

祥云逕從楨元丞若威承脈曾從楨京吳禎名曰太山有崇高為學行高詳度超曄
越楨時丁酉占同人之吳禎高春三次不服從吾願其不能追楊向武家當奈何之事之信
諸武士設為體以以錫曾有枝已之言欲得楨其湖口至於將兵之任錢以已之所親
為之以中正楨有言已於當日楨然帶兵置之將任必各言已之事又言有一士人所於
言曰君有貴相宅有吉祥壬戌之年當貴云禎自此以為自負其後聞之於天之統
楨雅從悅也時上每備制錫並附己者多則其已自當較已常有既襲之心於是勢藥
楨如不親並每日如頻者常在翰吾可得金而事士一可成每以兵制為屬當其所錫
之為訓斯矣其日以錫臣國得訓許必從將府於京家去自為大多有疑吳之言治
之所望遠不可翻而出先啟臨事豈並請貴以為翰廷士天恩其將府議其一時堅
固謀則可成故當日不謀使從人夫謀從同命的宗陳從公推謂二次不服雅說悅三
次承循依年許元老諸矣其日稱吾君非常人君試從見欲合其視府往日勢楨
相家不肯從其元戚望咸計因回同為道遠去時楨曰歸元老欲辭往生負人何其無

訪談觀吾相矣身曰元老無言自家龍行虎步有人君之象果如其言帝圖元
老以太乙數推之則自家壬戌癸亥之歲當爲王者云今見相表亦如前日矣耕
崇笑曰其然乎又曰卿元老爲人何直孫大將矣身曰其人之相亦似是彼中踐與
來時袁紙筆書小紙曰若年內必有重譽其驗之付其奴送見元老傳其所見
元老曰頗有口實皆異常矣其後與元老陞南漢監衛營揚上陵闕指東方
曰東村事勢何如矣身曰有黃京事勢矣元老曰其應何如矣身曰必有將擬好
章推薦同參債還△趙想此時利施威承服矣身以忠部陞辦務實見這壁於
草堂之堅異中宗草同里事名稱亦乏見令接而言曰雜府讀說非但爲外任
主上於調聊有不辛空策心請將兵之人此時雜府最爲關重矣壁曰當親請於
雜府老昏無望章謝雜方與家兄相議金鍚曰尹鍚李元稹等可合矣矣身曰果然
善思之同揩壓將云云八字謹人命也韻禮八字推遷同參債還△鄭元老伕季矣
身丁巳年間與萬秩會于道陞山房堅曰南人早晚必以世子祖出深光城

漢志則知宗送全書[illegible]案答何人身曰儒國異於[illegible]有道人之說何不道人字
望曰吾[illegible]律修以上古之人則中而[illegible]危甚矣[illegible]能大化以少[illegible]為賢者其不殺道胡
算[illegible]無人矣古聖法官生王則固以所求清流而宜而可[illegible]謀[illegible]持少爲五章矣[illegible]能
日人笑說謝則王居說無矣行此等則食人至世十年所樂矣之身此計國語云書引南
人說先生嘉頓案以聖德以道流先謝則其[illegible]為成聖府後頓段矣身當新道證
之道當法聖[illegible]受顧君得以王復設以千合異道[illegible]一食[illegible]但宗設設聖府矣身佐中
策於之說[illegible]以學之朝廷為以復設其筆法同謀做此傳德道是說以國家之常
意矣身曰大學身傳則無所當何起天世者世以天家所論所言不可做筆猶得聖曰
今北聆者其說以陳酒之後命修其說以動之所知矣身曰法象其何所[illegible]之意兩將
道傳之說今之有矣身曰聖異古說[illegible]持相就[illegible]之意見不如意而派頑說陸細說
意悅悅見道謝來後矣身曰果寺相四該行奔字風頌矣人笑之果矣身曰復設
對府國果道矣持[illegible]相就後設同余特當以和震田書悅管新[illegible]之書[illegible]條佐策

遂至素多毀謗得罪嬌毋常自負其才無嫌憤為廣筆不得見容諸道各意亦由於此而
開伏甲之謀始生信讒譭政府之計一日堅與元老等議結意遂將見害身回頃日上復未寧
之時伏壯士於國中其事更甚急宮中論者乃曰國賢君業以承常為救國牽及此
時頗為結盟以一國諸尊皆然矣親見相於元國之家結意遂定疑政府政去七月與梅
相居之時堅曰上之近侍不可不知大堅有親切宦官乎梅曰有若三親宦如此輩非
諸綁係讒也堅曰元老國政則如何其意中堅曰又言其中有謀叛之算然亦有大疑
之其親姓者為之云云積與尹傳議大臣會議伏甲之事曰從筆語志國事不可為
之復設政府西北守令是遂將及各道同師自然府若此則擒其黨堅之論元
老之死日諸將自南人之上策積謀赫然團束伊門為大臣山林俗謀之用而
請於三道將軍自稱其黨極力辭己者歸服從堅曰吾欲請國有衆元老為
以後何為者近親時衆亦不是惡也被害於西人歸來兵之力以為說誘一日往
見堅堅台論元老問堅意論回越若權未已禍合兵亦內變若有如變則大亂

為國元老宜寛大出處非大臣而謹望曰吾言非大事難辭無則非八道大臣曰言

此非曰四者形勢之謂而臣吾言以信物報則夫豈不可為國憂吾是其極矣

為依論可謂條騰之曾不可[illegible]此年[illegible]調野上直時直服將律好矣指西勉之伏

真又為達作不非矣之奈哭曰此於信而矣積此江上流治此道堂之日治哭元老

維戰已矣吾四偶然見細承那依宗之志知此意且元老後不可復望復下送而向

以曰吾宗大臣上承法處矣二十日為出而則如更有品選之消如何更入不可无用

胡那許諾道同命誰達上以元老承那實而策後將命擇見里記△李元模新

七以歷陳不那物按了吾令取十九日物後二十七日從諸侍從然一長觀事時以國前結合臨京

一言議入陪時全寿恆諮曰先臣日全給字以里調矣入直一日任高孔程孝民以衛

之言豈非一義徒倍宗法七矣德同寿之曾上服是而正奉宗徑極之宜語讓之

則野為鳴寄衛論信聞以矣△王大妃殿讀書下之信曰以大內復非生吉院勅相

論而大亦於雖匝知此意之為為諸全寿恆前請寄夕言上匝之命下口禮衛子

廣德宮壽臣仍曰人君有陽剛之德則陰邪之學不得干其間見儒所稱誠意百事
者此也上曰予之今齋宗時以入學上聖論之時頤日累身未觀天頤稍得伸視
上詩之曰在春宮時一再見本卿投黛已衰矣時頤日臣師金長生先祖曰古制臣
僚無異當儀伏之儀諸邪意仍作處危之故時大臣惶然未敢發長生不能獨行
進而為服蓋古臣必致熟而後能生其言故也至若承議退謹吝而無說時頤精
修偶之静之仗議曰静與義言正道中與不言邊道人心不正則雖本不立故也正時
以以静言之矣大宗西伯祈上曰曇之周詩心臨難如終按虞戴記言天矣四十月
王妃金氏昇遐禮官議為懿大妃服制以為曾孫嫡歸姑立則當議大臣闈事云云
為曾孫婦服重者為曾祖世嫡承重則當孫婦不可無服李尚真以為姑在則不
當服儀臣並議親六同上曰義之所在禮有時變並聖服嫡歸服齊大妃服當孫婦
似無所嫌依以定期服以稍者應練用萬月之制十五日制服四十一月金錫胄請追
禄宣無勳一件字師命南九萬趙相禹擬中範等申清李光漢陞諸李元成吳亮作保社功臣相

李尚真辯論其不可上不聽

七年辛酉冬英始壽己卯始壽仍請禧嬪書記事掌中格三朝鮮亦借以爲請冀

然臣等竊思以後請禮聞之於大臣請令便無者更問書記々當以為數大臣哉

而朝廷禮亦無前日請等語乃令承旨等以其時位謂等請同請禮命文廟時但

閔鼎重以先王遺教今大一日臨筵者事承大權判為請者在書記有前國而雅

不爲此語此外亦同他請始壽然書禮官外是亦各日敢回矣傳臣維之請其者攝

向世今后之始壽作詳爲閩府大臣金壽恆以爲始壽禧嬪賤儀爲者不得聯解

宜者視禮禧而始壽實爲大臣不可加封今有酌處之道大司諫尹趾完啓曰始壽

人禧氏同樣明示四例無不可者亦是我國之人證左又云云者言々於禮加封稱

禧嬪爲禧嬪進持論曰始壽賜宅禮官編配以大臣議上命賜宅樸任自為配

己巳正月元子定號冊封上三大王爲宗室進封書以其大道承旨請寧白

自作疏上宋時烈書生前時宋時烈上疏論元子號封請從總文而深々尹和爲諸位可否

應台京祈章薦自省時運湖南漕時明閩西浙儀秘書李道明又疏請不許業於浚
禮部祠祀而李學生吳誠等上疏有李爾愿哉既已往吉學生吳當疏請有為謂祀
哲熙宗正夏次學生尹誠知道上疏申請循南查往金鋼正醫禮再足吉學生李道
首等上疏請以宋儒楊時羅從彥李侗及李衡成陸從祀之廟敕大臣議祀並闕之
負那性義趙似孫等進疏龍季衣學生鄭錫恭疏下性於國學查然後盡信乾特
命寬祀吳言李默等奉日呈疏議并刑罪從祀部曰敕大臣周度式例聖爭京應詹
并行古祭就之之從別為執定報念家盾從從極於明倫堂皆時陛之是臣配而廣
陳行孝嶽望揚時以將濟伯熙放羅李越以宋朝體從程念使於修為古今為
今又平尉鄭載嵩以主頤子天情吾墨不許遂命永為定式△吏判金鍋肖以從左丘
豪上疏略曰荀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荀揚并孫而揚雄既見些揚
政之一言則混善可補揚子焉能為梁武冀季李固為南郡太守以貪獨罪免可
輯也王弼與老莊共何晏偕清談晉室之亂此其階蹊何所錄也王肅比於魏篡

至難俟而乃以世道司馬遷又為司馬談書其詩文讚曰安侯可謂也哉顏[illegible]有為

矣高談者亦未脩治性之道且妄援行[illegible]之為人者則不能以時明其義所[illegible]也何休

所[illegible]其[illegible]固言其又訓話而[illegible]言[illegible]於[illegible]信[illegible]此其能言[illegible]可[illegible]也至於此

十分之中論[illegible]其史記作中[illegible]大人而以根記史以實記西二位之十一有六

也六伯宗非宗[illegible]哉和之是[illegible]者則[illegible]伯[illegible]力所能[illegible]朝言

此何由也且此因以之論和起非宗[illegible]為於指[illegible]幸乃見[illegible]其[illegible]先生

[illegible]

鄭而胡元、李亦異端不審仍留腏食之列左相李尚眞以爲在盛歸之後題而眞居
若等陞配未嘗通行而獨於我東之事猶已從周於我東要何業朴且東以未旅說耶
今已無可疑無甚恰係周之義一一通行則已令乃無他放過徒循陋例之一例未知
允合於義判與否宋時程頤只是臣所論皆有權據雖謂擬議不殺可也宋朝三
賢淵源所自可謂端的而揚時之先者惟到張宣併比之處於亂離之際亦恐朱子
於濂洛調只能延平而楊羅不甚者無乃或比於此耶此道統之所雖朱子之所衛
不可不精察許衡之失身仕元可去也諸聖祠若係中朝創建祠則名臣從祀周
程張朱直陞以勉齋黃氏實爲朱子之嫡傳又其所編通解大有關於聖道
其功不下於尚書眞德秀亦不得其蒙祀門祀皇非久典所至於文元公金長生
得程朱之學於李珥成渾祀意亦繼擬從國朝先章私家經義皆有所裨
雖然向李之宗無不遵用其功可謂盛矣此須博詢而處之命議大臣儒臣後
下教曰此與宋等諸人亦不可盡李已有先儒定論其今亦何出伯蜀況焉然

王尚王顏世頗何休實遺其諸言凡人盆出自宣一人之記在為無語求安去甲乗之京
五賢又保合前章近傳之更異科古經之宗出三賢之一非陛觀許論章者嬰斯聞者
自其議之元出學問道論以精知之當不審不可率國大臣收议中將侯值日云者
亦世深宜吳陛大者在相朝星室外合以此使他日獻议在語补泰論上疏言今日臣
陰御處乃遠不患匡正聖賢之所論而卒能發露下以作無先後折毀者典乃還赫
去一筆不失將卽為樂府謝然不止為一章之文而已又論所未詳及中庸輯行然恒
御之風及詩為準查刊謬一句以為求媚上下之意上命諸索緒明詩
八年壬辰四月設紫陽書院吳兵刊金佐明道紀錄新書合被命行所設講肄
行至吳兵判金銘皆條上學制處通節目陳出詞訓學世百七名判論學三千
二百名精抄齊集六千五百九十五名派送兵曹校以禁衛別隊與七高等學騎
步相配命以鍛胄宗行大將軍丙申大水大風乙亥九月歲大饑上下錄事一千兩四
木五十匹以上吾以上一千兩子賑下之下部令百石錢未一千行賑穀三百石給發

十領各處翔旗限今年停封△知經筵南九萬啓曰近見業子文體務爲新奇者天
淵則曰星關末世則曰叔世繼此以後則曰淑葉以商若惟則曰莊惟且以僻字隱語
成章自無歎使人不解者往往類惟之習何賤善術用語偏發背揚宋善用僻
語高等設施者文体爽然穴閣也選請痛禁焉上命添入科場事目頒布△中虞
同恩舊人之事△十月金益勳以在後許堅伏誅頃爲據告者復書之後付金錫冑
設機網當以赴事托付于御將金益勳使金煥入其黨誘其李濉一新議密
至是煥告變設鞫金重爲使全翼勳以掛命堅甚亂等事密言于益勳〻既
房審臨鞫事多庸吝翊勳以金煥在帝御營軍而來難言非己本意自服
翊勳首反御史遠流南漢皆誅社是訖樣權韓泰東朴泰維俞命一等相繼
疏陳益勳之欺罔黜遠竄之△置寶蘇山鎭于禁城陞爲僉使平安道古城合依
皆從道臣宋光之言也廣梁無防禦使屬自黃州至許沙鎭 屬相臣李世華之言也
九年癸亥上以痘候下敎禱于八路△始行祈穀祭于社稷從一品壽奐請也△上

以爭禮之見擬亡上誤謂不能虧命之中乃憎疾全爲構陷謀害宗社於是朴泳孝等
論其父兄既見唐突無等之上誤從寬貸保全家門而倚其黨者漸至皇日明
泰東指掛上疏恩論其請官銜削之路乃今[illegible]時理割書太祖之圖書綬
至今肇國組織者實基於咸化路同等大義照如日月臣愚敢以爲至高無上
上尊號又請加上太宗謚號而並係宗泰亦以爲宜請作其有異論於世宗以為
太祖因宗排諸大義以濟化家爲國之業未必出於當國之誠而今日臣子能不
敢指斥而亦未言上不知命待於其係正言朴泰組疏論加上謚號事曰議號
加上係其重事而上下皆知其未當然後雖相違復要遠小臣事之以漢南重典
未免不像之政乃至月請命收其疏承旨更當以陳然不違而啟乃左相金炳學曰皇上
日道東朝而不能今則門戶者各立私意之形一朝議論以爲非[illegible]大老如殺
其視爲像作排等不已乃一世[illegible]於泰組疏中一款以定亂萌之漸何敢追論
字如上下皆知其非等語此實是理等之言申複之言[illegible]起竝之迫[illegible]

王論吾道一之標揆最已工言辯養東不為躁虛之所須於名實與精神窮根基
俱此亦可賤此三人不可不畏為學者以為恒定朝暮之地於是精神泰定自能通一
此補翰蒋菜谷與光山寨諸補世案上疏亦儒胄有枉措直之論儒胄之上疏者
今之諸道一精神為直者則只為精神道一之所謂得罪而惟排之志亦可為
枉者與於大德長毅丸之風也柔順非聖自明淨之光日就今日朝崇亦懷心
光濩之義者果能之道斯山井讀書之士亦不懷於世情者此一時頗趣景慕意
徵而將合尊重非禮賊萬子謂殘為經則無妄知時務尊達事人反損如今日之光
臣斷於是洪此精微諸儒黄寔等流論儒胄罪狀上命遠竄○同六月設儒於
其里祠○以庶刊府尹為神相○命設崇昌為城二縣龍廳西廓○八月上講心經
李尚真日心經以敬為主近夫尚然況帝王乎望藻尚不可息況人君之於經乎
上曰此言甚好○十二月上亦謹徹歸○上頒經筵官○啟事九日製直赴殿試
三日製直赴會試命自今并直赴殿試○十二月王大妃金氏昇遐

丁丑四五月以後山僧使僧宿使兄暨可書出家之後七日上捫字以處留料信香而
李其山錯頂高武臣曾武藝上得大宣日會席當日請大尊指宗直道之其稱使令
第一從後大將稱師此我國武人稱高尚使地財若豈一方旗世有今對裡中論公識
日僧出古東峯上既古中插捉指其旗後仰在論世尊之雨出古論宜以令之
雲後插長絕為安危之處安信插德道學佛都尊之雖非道由後知中閒書插法
世之無足後來時設之或日當撫村世來常德行状而名高德插插展後說之時到
以當第之不倍世倍插之良禁慶該之人不傳中國法說靈厭宗陶作之後讓
補後相國為到辰時封處宗放後復其而莫德為大莫世聖插以然子所言之伯
至行義到說行之說論世存傳安之道論與滅作書未之時到同說以宗潮出還
有常慎宗會之相識公宗月頭行聖座庭識又說後庭識之論也
十一年丙子正月命大居士為之大匠分京樹增徒長論士大居世丁足世傳之之三
月從從將為以大聯山總恩德堂主康欽識之日從自之插插之人為三之主

臣江部郎其文故親、義宣一事不死於西子之亂而其後深自痛恨終身不仕意處辭

富職躐曰士友皆不負其志而臣不得與之同死洪子彙而臣猶為恨為有見又曰今日

之論臣本心者或以為與友同事友死不能死與其約死安死而不能死以此引

咎無意仕宦云云其不非臣之實狀然臣敢為此非為友也非為吾也只恨臣身

背德而已宣舉之引以為罪者此此今極乃以宗務入山之先其文詞意可死之哉

亦非其父引罪告君之意置其文於是退所先正以有過金穀大等通之敢罪

而金洪疇等為極非復至施傳舉四學疑狀示而律任樂徵應以附科施刑

三三今相金壽恆白白上。尹極私書援引先儒本意一雜出為文先不親善達為

晚正黨類以四錐之傳舉非真罪職尹極請由以儒賢待之上臣今請刈除

負師任國罪之極程李尚明疏言近歲此處臣未知何脈謹按前史或由外戚或

由女謁今之厥既皆是類而無事之武務於未若殿下思戒坤聖福勤盛聖至

於微任之道入寓已者臨潛之漸近聞外間傳說宦人之近幸亦多而其中一人即詳

實從燃道性之女外書異寫的有矣今一道州同東高之事去世不信於此吾說
傳之應疑廣刻明其三事之所後疑言之諸不正明東說之既異同終之足否
覺感指偶於禍禍於其意所信言見疑非國之者之矣疑不忘迹其親人傳寫
者在則前疑之處亦不可盡者自古國家之紀皆由於古籍之錄以啟下聖明常
有不四字今識隱推問言推為先儒然則△等假托山川大迹盡為本僞
十二年正月傳曰以張九高微隱之去韓簿借不可苦日今後時之或有前側隱者也
明議中慶△一誕僑志于世於迹中終新一今正尚尤是詳其是於其志其說之
說可稍推進此是實人中僑之宗之迹傳傳古其指意儒之正陸存開許是借記之言
宮人之傳使守家史貴進禮者世立為聖宗書為舍中△曰月迹貴其子大五之記之
月學異之八月白虹見日△復儀律宮守史刑以論僑△神德開國命錫其南北之
閏者二年其使乃半日出指否喜初皆純僞之矣豈可不同解否迷貴傳記乎
十三年附二月奉詔奠宗時以上駐蹕說母位幕尹旋之子二前照合謂須定位尚是

善就漢重疏論救徵復軍李翊疏下良佐之說曰大意之不當非空言其以上不德
之一事也四月上親享太廟回臨欽甦竹安府回禮如閭聖立丈條地排擇使遏日
竹遷孔金花噬亮命下相加望李翊又加李鉉敍又加呂聖齊又加申思鄉加李垚
次命右相曰退無可據且又未知聖意上曰嘗知趙師錫盡得國事擬入進矣
副提擧閔鎭周疏論部下之失九月爲壽禧殿宗山書講知事金萬重曰趙
師錫之部下外間以爲無異人能而世衡報客收留其情托而致上大怒曰予君
於一國豈有愛於一安平受時辭相之說有何面目更傳曰袁據今日如有此言令誼
南九萬以其議事其不可傳教還收南重配時十二月克揆進士懷樂臨進保
危過上嘉獎保留
十四年戊辰正月副提學崔錫鼎上疏陳戒宜六戒曰龍亦也退私也納諫也會道也
懷民也上嘉納賜鼎貂二月特命中樞上疏言吳事判書李師命性本柔佞
用意巧密以宗正居相之孫有寵世家實爲之稱而自在意示敵未合天之計未備

利窮君敗諸害爭欲害其身於前觀而利無前熱忘禍進盡亡在後而思福以
嗣皆施身一道又利以其貴起亡什皆有拍泉豐餘帶精進來亡過亞道誰害
事其敗強貨取亂謝商又遠亡民亡又其毒害矣[illegible]求將兵之任探富之臣
如其無可有所言之切其輸出之不然而相自抄處此人將兵之任自非強[illegible]可[illegible]而亂
諸亦借本守兵權定國家之福於保臣之望名為忠於己下為言許可[illegible]且人乃
貴其實[illegible]之權名賜位財利之任日夜用意其所得勢許[illegible]國策為衛入[illegible]
得習代而以權償國而更[illegible]地而禁衛謂皆其謀之理不為信[illegible]度然而復[illegible]
其勢不可長也又以春秋圖武王之名[illegible]情以語君上疑[illegible]其名國家[illegible]首[illegible]
費財[illegible]名國甲兵重使器械及[illegible]卿衛兵[illegible]勝於[illegible]當世無相[illegible]
亦有名稱[illegible]其名在內外[illegible]信衛之[illegible]與國之[illegible]上自各衛下之其謹智
謀假爲以[illegible]而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見一人為而下[illegible]以而論殿下視師守為何
如人耶使得[illegible]令部或有[illegible]之[illegible]給外其人[illegible]而可[illegible]師命[illegible]遠

肅宗己巳四月慶尚監司李世華狀啓言宮房折受之弊合相關而害田畓依此
請革罷上乃下龍床書教九章曰田畓柴草極者以王子無以為爲之兼創
宗朝元無田土折受之事壬辰亂後人民歸父極目陳荒而王子公翁主相繼出
閤而無田土之賜與請於兵燹之餘以亂後奪百官宣給野人搶得所負
堪崇各其所出之地劃與附稱啓而之著而仍以後來折受之規顯廟初年並
公主出閤折受窮民山澤人民擅不得料生三司爭執爲國三年因線大典職田法如
其結數定爲定額之限矣頃後宮房之弊又復以前爲大熾庚辰因政院啓
革則當無稅為後日赴宮之地使之勿禁之罪 [illegible] 宮則勿禁 况令人民諸從於
王子出閤後海澤寸土尺地無不起耕自有民田之外決無可問之地今隨李友鄒新
新宮無依則未知朝富將於何處可折問無限田畓而不至於民田見奪然則
而論王子翁主之不於新宮其已依職田法結數定為劃給至於折受之規既不
可復行於後日矣上曰不思甚後來 [illegible] 則殺設復宮家未免 [illegible]

六事乎居然議附將寫其與出入命略依作書瓦往訓國書增議更制新世東罰息但
柳刻替官中名分之位春作之書極傳遍之退倘上知下君帝日大王大臣國王頭也所待
罪病程順恢招致一旅物托細注以對於此事報諸君合相府凡事君相臣豐齊
諸侯朝貢四世東新自子野不識為待有此勝將之言可得對用之不可則置之師意待
氣之是是非居然之宜抑然山東自意之上自此至兵預立於殿下之庭矣又曰靈下
旅御十四年東有諸嗣人以為不定上下証明之禮近年概嚴必入王達待諸國之又引
請朝事謂成上日聊之者皆乃為之度其命遠寄而已君正堂書與進寄有敘而相
請收謀說人面鞭以之論史利恐旅知之說上卿謂敘之正十月二十八日王子往之合指甲
李孟收事是紀聽講其人張氏世爾業之轉排陳其收仍上錄以後於日昨請其閣
照收世東八人轉來入國中而騎在廣場門內收其遺府更報捉其收并於騎取來
據碑之臣寄宿收之無鄭一賤人何敢來騎也入於殿下之宮閣其罪盡都目或
據此等事有體非雪但設已合今府盡後基得自今較斷庭報當整告張從

内外肯綮上下絶然則有補治教豈淺鮮哉上以不為論語而稽刑令内可推
治禁吏女隷下裁日當初刑訊蓋出退峯而今聞之人皆至殞命到今追惟
典峯行止稜隨命得一疏異日殿下今日之峯實是前古所無之退峯為陵虐
之私親怨豈痛之報法逮捕禁吏下之拘獄使痛痛按治并加刑訊使之世
辜之人相継殞斃瞑目俱駭衆口喧藉皆謂殿下曲從讒害枉殺無辜云
肯之辜孝陵蠲揚展驛利四邑春稅云時金長生庶子槃以李珥嬖之從間
家庭侍之李尚直〻之法於鄭僨輝逆賊辞說崇國士宗時燾等尼看報罪禁
〻亦以筆自明云八月大王大妃趙氏昇遐

準